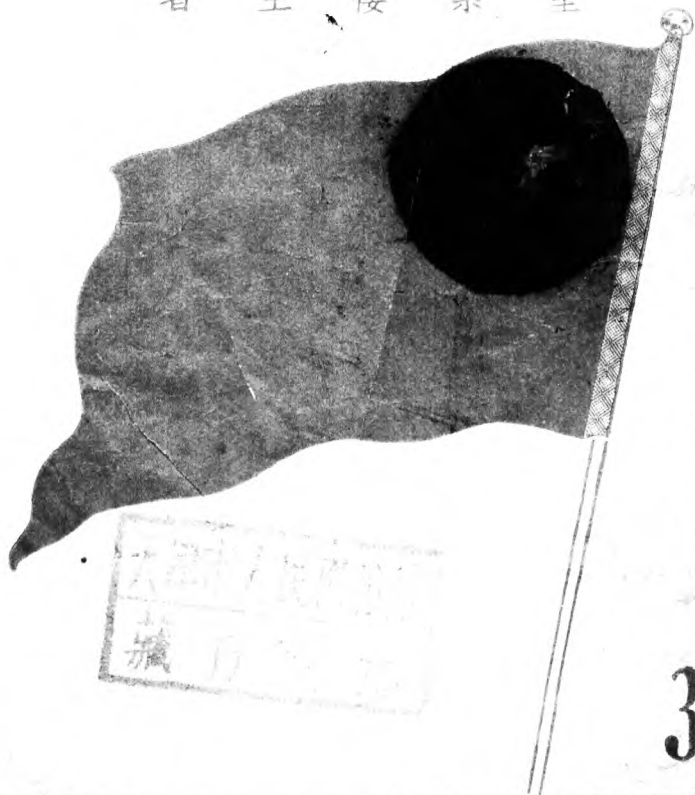


說小擊抄

旧参  
I 246.4  
WBL

# 旗字勝

著主樓素望



3

行印社版出力勵海上

日 參  
I 246.4  
WSL  
(3-6)

望素樓主著

長篇武  
俠小說

勝

字

旗

天津人民圖書館  
藏書 圖記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277281

長篇武俠小說

勝字旗

三集目錄

第十二回

逆旅他鄉遊子謁俠客  
青林黑寨琴劍託知音

.....一

第十三回

莽西賓有意作曹邱  
鄙小人無心遭毒害

.....二三

第十四回

奪王旗重違嚴親志  
遇怪客難解個中情

.....四五

第十五回

探虎穴竇夜識俠客  
投軍營絕域立奇功

.....六九

長篇武俠小說

# 勝字旗

第二集

望素樓主著

## 第十二回

逆旅他鄉遊子調俠客

青林黑雲琴劍託知音

這套書本來數載以前，就該完成，因為當時青島報停頓，筆者的寫作也因而中綴，賸餘的稿件也都遺失，筆者不是小說家，至於偶然寫作幾篇，不是偶爾高興，便是朋友慫恿，在報紙發表之後，過眼雲烟，不留痕跡，幾十年來都是如此，不想有幾部作品，朋友們給出了版，這部未完的勝字旗，就是其中之一，昨日偶檢舊篋，發現幾張未完的勝字旗舊稿，適被一個朋友看到，力勸我把他完成，小子尊從朋友的勸說，鼓起勇氣，要做完過去這部小工作，就此「把往事今朝重提起」，正是：

胸中義氣旄旗影，眼底文章山水幽；偶憶舊題書往事，此中盡有小春秋。

閒話略過，單說當年洞庭湖畔萬仞山下，擺設的九州鏢旗大會，原是鮑洪濤，萬雲龍竄擾吳勝春，搬出廣慧法師，想借此壓倒天下英雄，使山東寶勝來永遠拾不起頭來，並且佈置的處處週密，沒有半絲漏洞，更覺十拿九準，天下事出人意料的好多，只憑人力的強梁，有是就許不夠，老子說

「強梁者不得其死」，實在是寓有很高深的哲理，無奈強梁者自是強梁，至死也不悔悟，鮑洪濤這類的人就是如此，他們覺得安排下天羅地網，萬無一失，誰想來了個邪魔不侵，兵器無敵的寶小姑娘，使道行高深的老廣慧當場出醜，王旗尊號被小姑娘輕輕奪去，吳勝春這幫人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，眼見得九州四海的英雄，全都拱服小姑娘，就連特爲來給自己捧場的人也都轉了方向，就是自己空著滿腹憤恨也不能不認服輸，他那滿腹懊惱，不是小子這枝秃筆能够形容，好在這是他自找苦頭，且不必管他，小姑娘制勝廣慧之後，取得王旗尊號，又當衆發表一篇大仁大義的宗旨理論，話是開心鑰匙，使在場的英雄無人不心悅誠服，雖是小姑娘的本領高強，也還勝了杜小明謀事老成，從來一件事情的成功，都是賴大衆力量，這是天演公例，無如一般氣量褊淺的人，不待有甚麼超人的本領便目空一切，惟我獨尊，還能成得甚麼大事？當時小姑娘說到只要力所能及，情願捨死忘生與諸位排難解紛，如有虛假，皇天共鑒，說到這裏，就有二位少年走近小姑娘面前雙膝跪地，請求相救，小姑娘不由吃了一驚，因爲她來的目的，是爲爭回父親的顏面，一來讓父親歡喜，二來讓天下英雄曉得有個山東寶家營，滿想奪得王旗即便回去，不想王旗剛剛取到，就有這件不投頭腦的事情發現，自己既爲王旗作主，遇事當然不能推委，遂答應那少年晚間在萬山鎮荷池衙館舍相見，各路英雄依次上前與小姑娘道賀，一番忙碌自不必說，王旗既經決定，由參與故會的

全體英雄出名，擬定一個共同遵守的章則通知天下，這些事情三天五日也辦不完，不過書內要緊事情很多，不暇詳敘，只好把想當然的瑣屑事情略過，在會還沒有散的時候，早有當地幾位英雄，給杜爺小姑娘重新佈置了敞亮潔淨的行館，當然人力錢力吳勝春都有份兒，他耗費了無數的金錢，請來這麼幾位不如意的上賓，只有內心叫苦而已，衆位英雄應酬完畢，旗會大典就算全部完成，大家散會，小姑娘便同小明回館休息，「習就彎弓盤馬勢，果然奪得錦鏢歸」，這次回館舍和往日的氣概大不相同，與會的英雄像衆星捧月齊來護送，附近村莊的男女老幼不約而同的前來觀看這位天下第一英雄，一般人都想像着這位英雄一定是魁梧其偉不知怎樣的威風，再也不想不到是個十來歲英俊小孩子，男女老少都將今比古交頸接耳的稱羨，有的說是哪咤三太子降世，有的說是龍女臨凡，還有些不大相信的人，信口亂道說，總然是塊金鋼能有多重？俺看這裏邊還不知搗的甚麼鬼呢？人多嘴雜，只可由他們月且，可是像小姑娘這樣絕倫超羣的天人，正是衆人譽之不足爲榮，毀之不足爲辱，若是僅在俗人眼中爭長短的人物，也就算不得甚麼希罕了，小姑娘同小明回到館舍，全勝便去遛他的馬匹，接着便有許多英雄前來拜會，一幫一幫的賓客應酬過去，最後來了兩位出色人物，就是廣慧法師和創辦鏢旗大會的主角吳春勝前來走圓場，江湖人講的是舉手相打，揖讓相交，人家既以禮而來，這裏自然不能怠慢，何況廣慧法師雖然人品不大怎的，却是武林中前

璋，不是爲了替父親爭顏面，小姑娘也決不好意思給他難堪，他已經認輸，以禮前來，自然不能和普通客人一般看待，他倆剛至門外，小明便同小姑娘迎接出去，恭恭敬敬的迎至正廳，把老廣慧按到正位，小明翻身就拜，老廣慧慌忙把杜爺攙住說道，老朽是敗軍之將，杜爺您這樣越發使我難堪了，小明更客氣的說道，老法師過於客氣，今日的結果全是老法師所賜，不然用力取來總然勝刺也無遺般圓滿，寶小姑娘起先覺得這位叔叔對敗軍之將過於客氣，後來老廣慧不敢担承，她也參透小明的意思，向前恭謹敬禮，老廣慧更覺慚愧，大家客氣一陣，分賓主坐定，老廣慧開會說道，老朽本來無顏來與相見，原打算旗會完畢，立刻就離開此地，從此不問世間事情，不過就此悄悄走了，還恐怕日後你們對我懷疑，不得不把我的心事向杜爺坦白陳述一下，老朽厚着臉皮來這一趟，就是特爲剖陳我的心事，未知足下能否容我絮聒，小明連忙謙遜道，老法師不吝賜教，這是我們盼望不到的，只要老法師不吝珠玉，我們當然要恭聽教誨，老廣慧哈哈笑道，這更是談不到，像我這粗淺魯莽，枉在塵世活了這大年紀，比起你杜爺真有雲泥之隔，還配的上和人談論道理，說到這裏老廣慧不由長吁一聲，神氣變的十分沉鬱，咳了一聲又道，我老廣慧捫心自問也沒有很愧疚的事，只是性情高傲容易受到小人愚弄，偏我又未遇到好人，就是這次鎮旗大會的事情，也是受了他們愚弄，更兼老朽出世以來未遇過一次敵手，養成這種輕舉妄動性子，今日栽了世間

少有的大跟頭，完全是怨我休養不夠，我是不怨及他人的，不過一件，所幫的若是够朋友呢！犧牲上老命也算不得甚麼，可惜把我弄到這步田地，鮑洪濤，葛雲龍竟連個招呼不打，偷偷的走了，看樣子日後還不知要甚麼鬼，可是我要聲明，自此以後永遠不再涉足塵間，江天海水，到處盡有我流連所在，凡我的知交友好望着勝字旗的影兒都要拱服，這位吳老弟我已和他慨切說過，吳勝春也隨着老法師的口吻，唯諾幾句，他把一腔心事述說完畢，最後慨嘆道，我到明晨就走，此後如有無知之徒不遵奉勝字旗，休疑老朽就是了，一個人到了最後收場，總有個良心發現，這老傢伙若是早幾年受些打擊勒馬收韁，也還不失為世外高人，可惜他鬧到聲名狼籍，纔想退步，實在太不高明了，可是懸崖勒馬，終勝於至死不悟，老廣慧「中心達於面目」坦白誠懇述說完了他的心事，那種懶赦樣子，杜小明看了又覺可笑，又覺可憐，又用好言安慰他幾句，並說老法師他年若到山東，一定展開勝字旗率北方英雄共同歡迎老法師，老廣慧連擺手道，那更讓我懶死，憑我還有顏面再見天下英雄，杜小明看出這老傢伙永不復反，更送些空頭人情，廣慧的面子表面看來是十足的够了，可是他內心的懊喪減低並沒有多少，談話多時，廣慧，吳勝春，告辭，杜小明小姑娘執着晚輩禮送到門外，恭問老法師幾時登程，親往送行。老廣慧道，現在尚不能確定，說罷長揖而去，就在這天晚上就悄悄的溜了，正應了乘輿而來，敗輿而返，兩句俗語，杜小明同小姑娘目送廣慧走過



長街，小姑娘向小明說到，叔叔我服你的耐性，憑這麼個老雜毛也值得這樣恭維他，小明搖頭道，這那算恭維他？乃是爲的我們這桿王旗光耀天下，不爭而勝，你不看這老東西的懇切表示麼，總至海枯石爛，他也不會再反，不然若是只以力取，不是不能制服他，可是他懷恨在心，總想報復，蜂蠶有毒，何況他是武林中前輩，道法高深，他總然不行，你想他這資格，朋儕黨羽中未必沒有超人，若是聯合同我們作起對來，我們就是不怕他，平白地添上許多麻煩這是何苦呢，如今他既俯首貼耳，他是居於領導地位的前輩，勝字旗無形中就在南方羣衆中博得擁護，這叫「威行於上，衆服於下」，不然創造一件大事業人人與之較長量短，那有許多工夫，小姑娘聽杜小明說出這些道理，深爲佩服，點首笑道，這回不是叔叔一同前來，事情辦的就沒有如此圓滿，說着剛要回轉，在月光下閃出一個人來，欲前不前彷彿懷着甚麼心事的樣子，小姑娘望去，驀地想起就是在會場上見的那位少年，自己原許他館舍相見，因爲一天忙碌，把這事情忘懷了，看樣子他不知甚麼時候就來到，小姑娘回到室內，這時已沒有客人再來，吩咐金勝將門外那人喚進來，郭全勝跑到門外向那人喂了一聲道，我們小姑娘叫你，你要好好去見，她是金枝玉葉，天上神仙。冒犯了我我便一腳踏死你，你那有菊花青鸚結實，不信你看俺的拳頭，這小子說着真果用他的小小拳頭照準門前那株老槐樹搖了兩下，說也奇怪，這株老樹雖然算不得很大，至少也有梢筒粗細，就是身體強壯的小夥子，

也休想撼動他絲毫，不知怎的經郭全勝這孩子搗了幾拳，這株老樹受了很大的震蕩，枯焦的小枝，簌簌墜地，樹上的老鴉哇哇叫起，急乎搖落牠的老巢，看見的人都驚呆，那後生不禁暗暗咋舌，小心謹慎的跟定全勝進內，見到小姑娘便要下跪，小姑娘攔住他道，我們今天事情太忙，幾乎把你這事情忘了，你且坐下把你的事說說，我們可以盡力的地方，無不從命，我的年紀太輕，我這位叔父做事老成，謀無遺策，你有甚麼難為事情，你就從實說罷，那後生連聲唯唯答應幾個是字，小明將他上下打量幾眼問道，看你不像此地人，你先把你的籍貫家鄉姓名甚說說，那後生見問，含着兩泡眼淚向着小明說道，小子姓陸原是蘭陵人氏，我父親名叫陸崎，我的名字叫陸路平，還有一個兄弟一個小妹妹，父親在東南龍駒寨李員外家教讀，小明聽到這裏插言問道，敢是那李允文李員外，路平答道正是，小明笑道，李員外是讀書人家，他又是通達今古的一位開明學者，不但是鄰封皆知，就在京畿也有個文名，家君在日常提及此人，至今還記得，你父親既在李府教讀，一定是經綸滿腹桃李遍天下了，你這年紀不在家好好的讀書，跑到外邊就誤光陰，豈不可惜，再說你是個讀書人，看這鑲旗大會更沒有意思，小明和長者訓戒子弟一樣，誠懇開道他幾句，路平聽到這裏，觸動他極大的悲感，不禁戚然涕泣哭泣道，英雄所說雖是金石良言，豈奈我現在不但書讀不成，恐怕這微弱的生命也無地存容，小明道這事為何呢？路平又道，我們一家數口都被惡霸給害了，只我一

人逃得性命，至於怎樣跑到鏢旗大會，得賭天下英雄，話說來很長，不過進場子是由潘祖同潘老伯帶我進去的，並且我家遇害的詳情他全然曉得，小姑娘聽到這裏拂然道，怎的還有這麼一段事情，潘伯父見過一次，爲何一字未提，杜小明道，那更好了，既是潘老英雄知道想他這時還未離開這萬山鎮，我們就着人把他請來問過仔細，我想這事需要他老人幫助的地方一定不少，小姑娘點頭稱是，當時就派人去請潘祖同，你當路平家裏是遭了甚麼奇禍？爲甚麼說潘祖同還知底細，又爲甚麼到了鏢旗大會，其間的枝節很多，讓小子像擺貨攤似的花花綠綠一總陳列到讀者面前，使諸君一目了然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此作者同讀者都要耐上心煩，我這裏要一字一字的寫，讀者諸君要一行一行的看，到了時候自有個水落石出，趁着這個時間，我們且把陸家遭遇的這段事情，補敘一下，原來陸奇是個名秀才，住在沂州蘭陵外圍小村，一個秀才在當時到算不得甚麼，不過這是科第中的初級梯航。中了秀才纔有中舉會試升翰林的希望，若是連秀才得不到，那就算杜塞了仕途，秀才的重要就在這一點上，他們那種酸溜溜的架子，也是這一點點希望給他支起來的，其實呢，如果秀才終於是秀才的話，也不過等於半瓶酸醋，算不得甚麼希罕材料了，話雖這麼說，秀才與秀才也不能相提並論，馬馬虎虎的固然居多數，但是真有學識的也代有其人，尤其科第衙材也不是十分公平玩藝，有的一時僥倖就許扶搖直上發跡起來，有的偶爾失檢就許見黜於衡文，因此秀才之中的

高手，有的比科甲老爺們高明百倍，然而只因他未能等科及第，進祿加官，就被一般俗人看成醜態一般的東西，因此說起秀才，大有使人掩鼻而過之勢，這樣似乎又把秀才冤枉了，這位陸奇先生是屬於那一路的秀才呢？他自八歲讀書，過目成誦，十四歲上就讀完經史，落筆爲文，酒脫超俗，前輩師長都嘆賞他是天生奇才，覺得這位神童是不可限量的，趕到十六歲上就得中秀才，不但別人看他前途無量，連他自己也不以第二人自居，他覺得博取金紫易如俯拾草芥，那番心高志大自是不消說的，誰知文章憎命，功名有分，中過秀才之後考了兩次都是落第而歸，由是激變他的心情，灰心喪志，再也不想進取，除了把酒燒愁，自己發些牢騷，就是河干散步，看到村間的小兒女鬥草拈花，有時惹他笑笑，其餘的情緒多是浸淫在沉悶之中，尤其對於吟經據點，咬文嚼字極端厭煩，一個人消極到這樣，生活自然很感覺苦悶，可是世間並沒有一件東西使他關切，或者別人看見很寶貴的東西，入到他的眼睛便覺齷齪，宇宙萬物的消長是無盡無休的，他雖這樣頹喪，在另一方面他的同案同學們便有不少的人中舉會試，「禹門三級浪，平地一聲雷」，發跡起來，他在同學秀才行裏既是錚錚佼佼，當然就有些新貴來和他拉攏，可是他的脾氣變的很乖張，對於這些新貴處處傲慢無禮，有人和他談論當代詩文，觸動他不高興就許漫罵幾句，真是「詭譎之音拒人於千里之外」，誰還肯到他這裏來，有一次他一個同學新中了舉人前來拜會他，這個同學不但書未

讀透，文章也一竅不通，是陸奇眼目中最瞧不起的一位，人家一朝風雲際會，居然披金掛紫，那番得意自是當然，見了陸奇，公然談詩論文，已經使陸秀才嘔心的了不得，末後又復津津有味的勸着陸先生不要因一時挫折就灰心喪志，應該振奮精神，重理舉業，說不定一朝奮發，就能登劉蕢於上梯，許仙人於狀頭，這位舉人老爺說了這些，已經使陸先生聽得很刺耳朵，他又繼續說道，兄弟本來很愚魯，只因肯用功，「餓而不舍」，也到了今日這地步，不才如兄弟，還能中式，何況吾兄弟百倍，自暴自棄太可惜了，說着得意的哦吟道，諸生「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，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」，這位舉人老爺自鳴得意的弄出這些調調兒，他自己還認爲很得體，可是陸先生聽了再也不能忍耐，眼望着這位新貴笑道，吾兄所勸極是，兄弟也不甘自荒蕪，最近還作過幾首詩，不過音韻節太拙劣罷了，舉人很興奮的說道，吾兄佳作當然是金聲玉振，那得領領清音啦，陸奇眼望着這位新貴漫吟道，

「孝廉枉自說經魁，遮莫春風錦上歸，滿臉俗容滿嘴屁，半形人像半烏龜，」

陸先生吟完這四句詩，舉人的臉上早已變的紫赤，別管是高材下驢，人們總有個羞惡之心，何況人家還是舉人，當場受到這熱辣諷刺如何忍耐得住，陸先生還得繼續往下念，舉人立起身來很沉重的說道，兄弟一片好意來的，自謂與兄不薄，聽不聽勸告，那是兄台的自由，出口傷人真失了贖

書人的身分，真正豈有……，說着起身要走，陸先生笑道老兄不要着急，我還有好的哩，「春泥誰驚馬蹄紅，兒輩爭玩不倒翁……」，陸先生還在繼續往下念，那位舉人却沒有勇氣再往下聽，掩着耳朵急急忙忙的跑了，陸先生也不相送，非特不怕冷淡他，反覺這般俗物永遠不到門上方顯得清閒些，這是一次拒人的事情，還有一次一個發跡的朋友來看他，見他把一些新科人物的喜報帖堆到牆壁一角，掃地笤帚洗腳盆都亂七八糟的攤在上面，人家看作光榮尊貴的東西，在他這裏成了垃圾堆，那位新貴的一張喜報帖隱約開在那紙堆上露出一角，那人大不謂然道，我們讀書人對於片紙隻字都當珍惜，何況這黃報帖是朝廷的名器，總不高高張起，也該把他收藏到潔淨要緊的地方，就這樣豈不太唐突了麼？假設你中秀才的時候，人家也把你的喜報棄擲灰塵，你的心中又作何感想呢？陸先生哈哈笑道，這是見仁見智，各有不同，這宗污穢東西，正恐沾了我的洗腳盆呢；這樣話不投機，人家當然無多流連就走了，由此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人人都說他怪誕不經，性與人殊，一般同窗故舊漸漸都和他疎遠起來，正是「窮巷隔深轍，頗同故人車」，在一般人覺得這樣似乎是冷淡，陸先生反覺沒有這些人攪擾到還清靜，閒時栽花種竹，悶時作畫題詩，生活倒也幽閒，可是家道漸漸中落，匆匆十餘載過去，他的環境是境况愈下，他雖然處境困難，心志依然很高傲，那些俗而顯貴的富貴人家，求他寫張字畫酬着很厚的禮物他也不幹，有時把很名貴的得意作品換了火燒吃，

親朋看他可憐，有的代他找個學館，不是東家人品不對，就是學生愚蠢不堪造就，就此望望然去，陸先生不但擅長文翰，廣通書史，並且諸般樂器入耳即通，尤其精於鼓琴，在無聊時常常焚起一爐清香，對着皎皎月光，奏出幾部曲子，有一次撫琴完了，門外散步，見有許多人在牆外駐足傾聽，大家見他出來，齊聲誇贊陸先生譜的好曲子，把他齷齪的將那古琴置之高閣，永不再彈，請想這樣孤僻性格誰能合得上來？可是人類交契不一定是怎樣適合，和陸奇這樣的性情，應該沒有人再理他，他也應該沒有看上的人，其實又不盡然，越是落合的人，一旦情意相投纔能披肝瀝膽，死生相託，陸先生雖把親朋故舊得罪了不少，却也有新交的幾位好友，潘祖同也就是其中的一位，他倆一個習文，一個練武，又無瓜葛聯繫，怎麼會得成相識？說來又覺好笑，又覺奇怪，原來陸先生謝絕賓客，不與世俗同流，連鼓琴都怕被俗人聽了去，這年正逢清明佳節，踏青挑菜野外佈滿遊人，陸先生無聊散步到了郊外，只見柳帶含煙，杏花經雨，幾處亭台樓榭，相連秋千院落，啾啾作響，觸到眼簾的盡是詩意，他閒步一回，懶洋洋的回去，由郊原景色，想到淒涼身世，覺得流光陰，人生幾何，繁華景色終待不了幾天，這一煞那的花嬌柳媚，又有甚麼可欣賞呢？他爲排遣這無聊情緒，開放一瓶陳酒，獨斟自酌，不覺漸入醉鄉，一雙朦朧眼睛很快現出適纔看見的野景，心絃來了個急速的更張，他覺人生要及時行樂，死了便埋，沒有任何事情值得煩惱，「古人秉燭夜遊」，

大好春光實在值得留戀，他在幻想着這撩人的春色，不禁吟哦道，「載酒園林，尋花巷陌，當真何會輕負春，流年改，歎圍腰帶臉，點鬢新」，古來詩人對九十春光發洩的太多了，自己在矜班馬才華，難道不能就着眼前風光，剪裁些詩句留與後人欣賞，想到這裏，把筆寫了兩句「春風染得柳梢綠，宿霧輕籠杏臉紅」寫成之後，順手撕掉，拋到紙籃，自念自語道，這樣鄙俗的句子也值得沾污紙墨，推開筆硯又取下幾載未動的那張古琴，拂拭灰塵，纔想奏一支清新曲子，可是指尖尚未觸到絃上，不禁一陣傷心痛哭起來，家人知道他吃醉了也不理他，哭了一陣，仍是飲酒，直吃到日落黃昏，呈上茶飯他也不用，把筆胡亂寫了一陣，也不知塗抹了些甚麼，酒後發狂本是他常有的動作，無論作出甚麼花樣，也無人敢問，他和發瘋似的鬧過一陣子，載酒攜琴踏着朦朧月色走出村外，越過村前一道河流，小橋西畔就是一片亂葬崗，荒墳累累，鬼火螢螢，這樣荒僻地方，普通人偶然經過，免不掉帶幾分驚悸，他偏覺得這地方幽靜可愛，名利繁華場合，那有這裏乾淨，他把那張心愛的古琴穩放一片石臺上，就在叢草間席地坐下對着暗淡的月色自斟自飲起來，直覺得有飄飄欲仙的樣子，恰巧這時幾片行雲飛過，空際疎疎落落的洒了幾個雨點，月光像奔馬似的在雲眼中奔馳，呀，「數點雨聲風約住，朦朧淡月雲來去，」不是身臨其境，那能領會得此中妙意，他在這曠野荒郊，對着累累枯塚，把酒吟詩，對月鼓琴，竟然樂而忘返，時間已是不早，他在家



攪的全家都沒有吃飯，李氏娘子見他瘋瘋顛顛出門甚不放心，含着兩泡眼淚叫過路平說道，你那瘋爸爸不知怎的今天又犯了舊毛病，你須遠遠的跟他，作個照料，萬一有個長短差錯，咱母子如何是好，李氏說着不禁流下淚來，路平是個孝順孩子，安慰了母親兩句，尾隨着父親到了郊外，遠遠的望着他的瘋爸爸，趕到叢草亂墳的邊沿，心中未免有點恐怖，回去罷，恐怕惹得母親不歡，勸說爸爸更是不敢，因為他這瘋顛毛病一上來，家人子女稍拂其意就是一頓臭打，雖然心中極端忐忑不安，也只好在這寒風冷露中奈着，他這父親，吃一回酒，吟一回詩，鼓一陣琴，正在不可開交的中間，忽然一個人影，和飛隼似的飄落在路平的近前，路平常是來了鬼物，纔要呼喊，明亮亮的一柄寶劍在他的脖頸繞了幾道寒光，一位彪形大漢，立在面前，喝道，你若做聲便將你結果，路平那裏還敢放鬆，只是索縮戰慄懇求饒命，那人打量他幾眼，似乎看出他不是歹人，將寶劍插入鞘內，向他問道，天到這般時候，你在這曠野間幹甚麼勾當，難道你不怕鬼麼？言還未了，只聽得亂墳叢草間，高聲吟道，「春風搖得柳稍綠，宿霧籠將杏靨紅，水自悠悠山自靜，亂山深處一聲鐘，」那大漢聽了贊一聲好個清新的句子，又向路平說道，你聽，那不是鬼出來了麼，路平答道，那不是鬼，那是我的父親，壯士又道，你父子貪夜在此，莫非是偷盜人家的墳墓麼？路平答道，那更不是，你看這些墳墓連整齊棺材沒有，偷盜甚麼，只因我父親是個書狂，吃醉了酒常常跑

到這亂葬崗裏吟詩鼓琴，據說世上既少知音，不如彈給鬼聽，這次又犯了毛病，我母親教我暗地跟隨照料，所以來到這裏，那大漢道，既是這樣，不要擾亂了他的清興，那大漢佇立傾聽，已不理會路平，少時墳間又吟哦起來，不過因風激蕩，聽不十分真切，少時琴聲叮吟響了幾下，接着譜了一曲陽春白雪，清越激昂，不同凡響，真是蕩蕩高山，悠悠流水，那大漢聽得十分高興，哦，奇人原在這裏，「有文事者，必有武略以濟之，」待俺舞劍助你一番興致也，說着拋開路平，抽出寶劍，雙手捧着劍柄，前進幾步，一個迴旋往左斜方退了十餘步，雙膝一盤，蹲在地下，身形半轉使個老虎登山式就地飛起，一個轉身，脚下打了個雙擺蓮，比擊石還响，比猿猴還捷，左手攔着寶劍，右手斜指着一勾殘月歌道「十載遨遊，目空四海，足歷九州，敢讓世擾擾，爭名奪利幾時休，流水去也無情，前代衣冠畫古邱，總使馮唐不老，李廣封侯，怎及得細閑滄桑山水幽，」那大漢且歌且舞，一柄寶劍出沒隱現，襯着他輕捷的軀體，變化出若干門路，路平看了暗思道，怎的我爸爸瘋了這傢伙也瘋了，這不是演林冲夜奔麼？當那大漢舞劍的時候，陸奇的琴彈的也格外有勁，真果「銀瓶踏破水漿迸，鐵騎突出刀槍鳴，」似乎是給那武士按的節奏一般，那武士也越舞越起勁，一團流星滾到陸奇的近前飛舞起來，若是換一個別人，遇到這樣怪事，還不知怎樣變態失常呢？可是這位陸先生太奇怪了，眼前突然發現一位劍客，是人是鬼雖然參不透，可是他的琴並不停

止，人家舞的越酣，他彈的也越起勁，起先還看出有人舞劍，末後劈劈散作一團梨花，只見劍影不見人身，陸奇也不禁喝一聲彩，這兩個傢伙瘋魔起來，忘了形跡，可把路平嚇壞了，他以為這傢伙不懷好意要傷害爸爸，父子情急，先時還覺得害怕，這時却勇氣百倍，就地換了幾塊石頭飛跑到近前，照定舞劍的就投，一行投着高喊道，你這強盜敢傷我爸爸麼？連投了幾塊，那裏投得中，末後一道白光將陸路平捲去，孩子不見了，忽然老樹間一聲鴉叫，一隻貓頭鷹已被那劍客斬落，輕輕丟到陸奇的面前，陸先生和中了魔術一般，看到這隻死鷹，忽然記起適纔有人叫爸爸，說聲不好，我的兒一定被這大鬼給吃了，想到這裏琴聲頓止，大喝道，你這鬼物為何吃我的兒子，一頭撞入白光裏面，不覺跌倒在地，對方的劍勢收住，厲聲說道，誰是鬼物，那個傷你的兒子，你不要發癡了，陸先生被喊一聲定醒過來，眼前的事情和做夢一般，一幕一幕的映現着，這時酒也醒了一大半，立起身來說道，既不是鬼，你這人好奇怪，那劍客笑道，我奇怪那有你奇怪，世上不乏知音，你却在那冷黃昏，跑到墳墓間假充高雅？陸先生被這一問，似乎受了一點感觸，半晌沒有發音，這時路平也從遠處跑來，見爸爸與那人講話，沒有甚麼意外，也就鶴立一旁不動，陸先生見兒子已經來到，未被鬼魔吞噬，神志越發的清醒，心知道是一位俠客，不禁油然而起敬，往常只聽人們談論劍術，也不過姑妄聽之，如今親見這龍飛豹變的姿態，看起來世上不是沒有高人，只是俗人所見

不廣罷了，想到這裏向那劍客深深施了一禮說道，請問大俠上姓高名，那人還禮答道，俺非大俠，不過碌碌平凡之輩，偶經此地，聽你琴韻詩格尙稱不俗，舞一回劍給你助助興，不過你這人落落寡合，不好交朋友，俺又無長才奇技，供你欣賞，既不相交，何必留下姓字，相逢何必相識，把話說明俺便去也，說着拔步就要走開，說也奇怪，往常別人講話，這位陸先生聽了，總是不合味道，尤其那些大人先生們談經論道，更使他三日作嘔，今天這位劍客講的話，劈劈字字刺着他的心坎，一見那人說聲要走，極端惶恐，極力辯白道，我是最好交朋友，大俠既肯下顧，何故即去，總不願交我這窮朋友，亦何妨留個姓字，以作他年鴻雪之記，德若真棄陸某，我便與你跪下了，陸先生說着就要下跪，那人慌忙將他扶定說道，先生不必如此，俺姓潘名叫祖同，泰安人氏，請教先生大名，陸先生道，鄙人姓陸，單名一個奇字，寒舍就住在林後小莊家中只有拙荆同幾個孩兒，一手指着路平道，這是鄙人的小兒，數他居長，說着叫過路平給潘爺行了禮又道，此去寒舍不遠，就請閣下權住一宵，作徹夜之談，望勿嫌湫隘，潘爺笑道，我們初次見怎好攪擾，陸先生道，這樣說太見外了，若像潘爺您這樣的人，過門不入我就得撞死，一行說着收拾起琴囊酒具付與路平說道，你趕快回去教你母親烹茶，說有貴客來到，路平凍了多時，聽爸爸讓他頭前先走，如奉到敕旨一樣，一蹦三跳頭前走了，路平一行跑着暗想道，今日的事真奇怪，爸爸瘋狂了，不想一個過路客人也瘋

狂了，從來未見爸爸理會任何一個人，可是對這過路人却這樣禮貌，看他這喜歡樣子，回家決不至再發酒瘋，路平一行想着，跑到家門，他的母親早在門前盼望着，遙遠的問道平兒回來了可會看見你的爸爸，路平跑到母親面前笑着道，爸爸就來了，還來了個客人，母親趕忙烹茶擺酒，酒瓶子和這咚咚，我先拿回來了，說着把琴囊酒具遞給母親，母子回到家中，一行生着爐灶，又向路平問了一番陸先生的行動。心中好生奇怪，她想多少親朋故舊，都教他這邪脾氣衝撞的不上門，甚麼樣的人物都入不得他的眼睛，半夜五更的他却把個陌生之人往家領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？她一行疑惑着問路平道，你看那人像幹甚麼的，路平道，敢則是個唱戲的，在那裏他還唱了一折林冲夜奔，李氏暗想這樣冷落門庭有個唱戲的來和他打打交談也是好的，她母子正在胡亂猜想，陸先生已同潘爺走進，陸先生指着李氏道這是拙荆，又向李氏說道，這位是潘爺，他是天下第一豪士，李氏趕緊問訊行禮，潘祖同連忙回禮，答稱不敢，兄弟來的太也冒昧嫂夫人不要見笑，陸先生道，你我一見如故，何出此言，李氏一行烹上茶來，又叫過兩個兒女給潘爺請過安，兩人對坐吃一回茶，陸先生又開了一瓶陳酒說道，今夜佳客降臨，更該痛飲，潘爺辭道，我在前站已經吃醉來的，不然也走不錯道與兄台相遇，不必再麻煩了，陸先生笑道，我們既是奇遇，豈可辜負良宵，李氏平日就怕丈夫吃酒，今天又吃得爛醉到野外發一陣子瘋，纔回來又要吃，心中老是害怕，又

不敢違背他的意思，只得任憑他的性子將酒溫好，我了兩枚鹹鴨蛋，再也找不到別的下酒物，兩人也不客氣，又復對飲起來，潘爺在郊外初遇陸先生，便覺他不是普通之人，可是到底他是怎樣的人物，還不明白，趁着這飲酒談心的當兒，到要仔細談談，滿飲了一杯說道，適纔在野外得聆清音，知兄高雅，潘某江湖闖蕩多年，閱人也不少，却是未見吾兄這樣清奇人物，今日萍水相逢，更蒙款待，實覺榮幸之至，以兄高才，應該粹礪奮發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儀型一方，爲社稷人羣做些有益的事情，爲何慣世嫉俗，醇酒放浪，豈不誤了前程，小弟交淺言深，莫怪唐突，陸先生連聲否否道，吾兄高論，自當領教，不過當今文章腐敗，純以格律取士，一般顯貴又那樣鄙俗不堪，尤其偶爾僥幸的那些新進後生自鳴得意，更使人厭惡，類如某舉人如何卑鄙，某進士那樣僥倖，我的同學朋輩也有幾個發跡的，可是總脫不掉這些習氣，與其和這些俗物交遊，到不如青林黑寨間對鬼飲酒賦詩，還覺痛快些，潘爺又道，吾人不與鷄鶩爭食，真見高尙其志，可也未免自苦，小弟讀書未悟，學劍未成，最是碌碌平庸，反蒙吾兄垂青，正所謂捨珠玉而求頑石，小弟太也慚愧了，陸先生聽潘爺這樣說，急忙分辨道，吾兄這樣謙虛，就是觀誦小弟，兄台劍術出神入化，小弟親眼就見，怎說學劍未成？一朝得志，足可安邦定國，豈是一般腐儒敢望項背，潘爺連連搖頭道，兄台如此高抬小弟，真把小弟慚死，小弟這點薄技也不過粗枝大葉，略通門徑，適纔林間現醜，

不過謹供小兒女嬉戲玩耍而已，那裏談到劍術呢？天下真正有本領的人多的很，就是小弟所識的朋友，勝小弟百倍的也大有其人，兄台誤以小弟就是會武未免過於謬賞了，陸先生很驚訝的問道，怎麼，世上還有比吾兄更高的豪傑，但不知有那幾位？潘爺伸出拇指說道，山東寶勝來，雁門小春申，都是當代第一，聽說現在還出了幾位後輩英雄，更是超今邁古，至於那些不知姓名的世外高人更不知有多少呢，陸先生很懷疑的問道，吾兄所說天下英雄這麼多，以你所見都有那幾位稱得起是真正英雄，潘爺很興奮的說道，若論長於技擊的人物，真是車載斗量，真正當起英雄二字的當不只此，必須動不乖時，窮不失義，公而忘私，勇而忘死，「不以一毫挫於人，」不以勝利對人驕，這樣方算得真正英雄，吾友寶勝來殊堪當此，不嫌絮聒小弟可把他的生平事跡粗述一下，遂將寶勝來的技擊本領如何高強，如何比武偶落下風，便逃出江湖，如何會見小春申結為生死之交，如何投到山東寶家營遭逢落魄，如何鄧昌言助他重理鏢店，如何當場握力暗勝鮑洪濤，鮑洪濤如何陰謀報復，寶爺如何關情鄧昌言，將他釋放，潘祖同濤濤不絕述說寶勝來的已往事跡，陸先生從來不屑聽別人說今論古，這次他却耐心側耳傾聽，說到激昂處他也隨着眉飛色舞，恨不能立見其人，潘祖同說寶勝來的經過，陸先生如醉如癡，真想不到天壤之間竟有這等奇人，自己也不過讀得幾行書，寫得幾手書畫，區區雕虫小技，比起人家磊落奇昂，真是鄙俗不堪，你還驕傲的甚麼？他這

樣冥想著，半晌沒有發言，李氏在旁看了也覺好生奇怪，潘祖同打量他這家境情況，已看出他極端寒苦，就便叩問他的生活狀況，陸先生從來不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也輕易不肯人前道及，如今潘爺動問，只得略述些近來情況，原來這幾天就要斷炊，前天好歹賣了幾幅字畫，他打了二斗米，下餘的全部買了酒，潘爺聽了搖頭道，兄台這樣放浪下去終非長策，以弟相勸，兄台縱不屑於場屋爭逐，也該自己謀個出路，青氈致讀，既可解脫生活，你這滿腹文章也可得個傳人，「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，」也是人生一件樂事，以兄台高才，何往不利，何必自苦若是呢？若換上個別人拿這些話勸他，也許早被他罵走了，可是潘爺講出這些話，他只是默默不語，停了半晌厭厭的說道，潘兄的金石良言，深銘肺腑，但是兄弟雖欲振作已不可能，試想諸多朋友都被小弟得罪，誰還能與小弟為謀，只拚着「死便埋我」罷了，那裏還有許希求？潘爺搖頭道，那也不然，只要兄台肯出山，宇宙之大不患沒有識者，這一席話說的陸先生默默無言，把個李氏娘子喜的背燈抵嘴偷笑，她想這個瘋狂丈夫，甚麼人也不敢同他談過家之道，李舉人和焦賈士枉自誇持他們的學問，擺他們的官架子，談起話來常常被丈夫奚落的像隻呆鳥，看人家潘爺，儀表何等魁偉，說話何等大方中聽，那些咬文嚼字酸溜溜的東西那裏有真實本領？這位潘爺纔是真有本領，真有學問的人呢，若是這樣的客人多來幾位，丈夫還許不至這樣的發瘋呢，她對這位尊敬的客人，滿想好好的招待，



可是慚愧的很，少油無鹽，任是巧婦也做不出無米的飯來，虧得缸底還剩了半瓢麵粉，李氏打掃出來去做麵食，陸先生同潘爺談的投機，喝的也起勁，一大瓶酒登時飲乾，喝了這麼多的酒，不但沒有發狂，並且還不十分帶酒意，依着陸先生還不肯罷飲，潘爺極力阻止住，李氏的麵食也做好端上來，陸先生道，「盤殮市遠，尊酒家食，」太也漫待了，好歹胡亂用些罷，潘爺笑道，兄非俗人，也出此言，兩人用飯完畢，時已不早，李氏早把外院那間破書房打掃潔淨，送過一壺煖茶，點着過年餘下的半截蠟燭，陸先生模被相從兩人在書房抵足而眠，一夜「班荆道故」又談了許多肺腑之言，一覺醒來，已是東方向曉，潘祖同凌晨起來，打點要走，依着陸先生夫婦定要留他盤桓幾天，潘爺力說這時沒有工夫，三月中旬以前必須趕到河南龍陶寨，因為三月十六日是李允文先生的壽辰，再就誤恐怕就來不及了，你我弟兄後會有期，來日方長，何必留戀這一時半刻呢！從懷中掏出二十兩銀子，放在桌子上說道，此行未帶多款，這一點點權助筆硯，陸先生連忙辭道，我這裏未盡半點東道之誼，這樣的厚賜絕不敢受，潘爺笑道，古人生死論交，推食解衣，你我既然相識，區區之意，都不肯受，難道懷疑兄弟是盜拓之貨嗎？陸先生不好再辭，只得勉強收下，送了潘爺兩軸畫圖，叫過幾個孩兒給潘祖同拜了，並說道你潘伯伯和我一樣，以後見了須要恭敬，我是無能之人，說不定將來就許展轉滯礙，如今有了潘伯伯，總算你們有了依靠，說着不勝唏噓，這又是陸先

生從來沒有的態度，不但陸先生惜別情殷，連李氏娘子也覺得好容易來了這麼位好客，偏偏的住了一宵就走，可是人家有事也不能強留，只得叮嚀幾句，說聲珍重，潘祖同辭了陸氏夫婦就此動身，陸先生送至村前，依依不捨，目送潘爺踏上長途，對着昨晚盤桓的亂墳叢草，兀自出一回神，快而返，

### 第十三回

荐西賓有意作曹邱

鄙小人無心遭毒害

却說陸先生送走潘祖同，快快回家，望念着好友離別，不知何時再得相見，免不掉一番傷感，最奇怪的是，經過這次與潘爺交談，脾性變了許多，不但待人接物和氣了很多，並且酒也不大常飲，不過對那些富貴人物依然很是冷淡，這已經使李氏娘子喜出望外了，因此自潘爺走後，他夫妻時常提念，不言陸先生夫婦日日盼望潘爺的音信，單說潘爺離開蘭陵，一路覓着快腳，次日的傍晚已經趕到龍駒寨，先投到店房吃一回茶，打算時間晚了，明天再到李府，正在這裏盤算着，忽然一個人跑到近前叫聲潘爺，您老人家幾時來的，怎的不到李府，却在這裏吃茶，潘祖同抬頭看去，認的是李府跟學的小廝名叫小羣，笑道我打算吃杯茶就到府上去，你家老員外可好麼？小羣連聲答應好好，我給潘爺拿着東西，潘祖同笑道，不消了，你先頭裏走着，我隨後就到，小羣去了不

多時允文的兒子李斯如率領數名家丁來接潘爺，這孩子跑到潘爺近前行過禮，潘叔叔爲何不先到家去，却在這裏吃茶？家父正等你老人家呢，潘爺點點頭同斯如到了李府讓到客廳待茶，但是可怪的很，只有李斯如同兩個本族弟兄在此陪着說話，停了好些時候不見李允文出來，潘祖同心內好生納悶，向李斯如問道，令尊大人可好麼，李斯如見問，明白潘爺的意思，連聲唯唯，答應個好字，抽空又同一個族弟兄竊竊私語一陣，潘爺只當李允文病了，這時李斯如趨近潘爺重又施禮說道，家父這幾天生了點閒氣，搬到西畫園去住，不然叔叔來到他早來見您啦，他這些日不願見人，尤其厭惡侄兒，後天壽辰來到，家裏的人也不敢去請，潘叔叔您來到正好，明天請您老人家到西畫園去一瞻，我父親見着您準就歡喜了，潘爺暗想李允文這人學問淵博，世事洞達，心平氣和，外物不容易觸動他的情緒，怎的這次還會同家人生閒氣？潘爺恨不能立時了解這件事情，笑着說道，我既來到就想立刻與你父親見面，何用等待明天，現在咱們就去罷，李斯如道，只是馬上勞動叔父不當，說着大家起身便到西畫園去，這西畫園是李家單獨的一處園圃，約有二畝多地，前臨溪流，後靠高阜，因爲園中栽了不少的荔枝，起了這麼個名字，裏面建築了數椽茅舍，週邊圍繞着四時花木，還有幾個老園工播種的各種蔬菜碧綠如茵，真是春來鳥語，夏至蟬鳴，到也算得是個幽靜所在，當夏日盛暑的時候，李允文常到這裏避暑，其他的季節却沒有在這裏住過，所以往時潘爺來到也未

到過這地方，西塞園距龍駒寨不過半里之遙，出村走了沒有幾步，就見月光底下現出一座茂密的園林，李斯如先跑上前去叫門，鬍鬚聽得裏面有人答話，但是不辨說的甚麼，又聽李斯如說，你告訴說泰安潘叔父來了，就成，答話之間，潘爺已走至門前，兩扇門兒嘩啦開放，有人說道，果然潘賢弟來了麼？失迎得很，潘爺聽出是李允文的聲音，趨前幾步，握手問候了幾句，便讓到室內，屋宇雖不甚大，佈置的却相當整潔，李允文很喜悅的讓着潘爺坐下說道，我天天盼着你來，幸喜你來到，不然真把我悶死，潘祖同笑道，大哥的壽誕我是一定來吃壽麵的，先容我叩過早頭罷，李允文笑道，偏你記得這些，我這年紀還值得說到個壽字，不每逢我的生日親朋多願意湊湊熱鬧，但是我覺得這些事真是頭疼，我這幾日煩悶的很，因此搬到這裏清靜幾天，賢弟你來正好和我在這裏作伴，別的客人，我也不打算見，潘祖同道，大哥的壽辰吉日來到，不回府那裏會成，李允文搖頭道，我若回去何必到這裏來呢？我的脾氣賢弟你是知道，你不要難爲愚兄吧，潘爺知道李允文脾氣上來，幾頭牛也拉不轉彎，只好漫漫的再勸說，談了多時，擺上很豐盛的夜餐用過，各自歇下，次晨很早潘祖同便起來，解開包裹，拿出陸先生贈的那兩軸畫，一幅畫得星楓林晚眺，一幅是仿老米的煙雨圖，真是煙雲滿紙濃淡自如，襯着「鴻飛獸駭，鸞舞蛇驚」飛行學字題跋，越顯生色，對陸奇的手筆更加欣賞，不多時李允文也起來，潘爺笑道，今年大哥壽誕，我給大哥帶來一份

不很俗氣的禮物，想大哥不至棄嫌罷，李允文笑道，有好東西只管多多拿來，可是不必提到壽誕兩字，說着潘爺已將那軸楓林晚眺畫圖張開，剛觸到李允文的眼簾他便喝一聲彩道，好個疎落平遠的景緻，當今之世還有這樣大筆？賢弟你從何處得來，潘爺又將那軸煙雨圖給李文允看過，說道這兩幅畫權作小弟的壽禮，不知可會入得吾兄高眼？李允文搖頭道，這樣傑作愚兄所見甚罕，不過愚兄雖然愛好，可是會不奪人之愛，你快快收起罷，潘爺笑道，這些東西小弟並不希罕，且是得來甚容易，大哥不嫌粗俗快快收下，李允文和得了異寶一樣，向潘爺滿口稱謝，當時就把他張掛起來，細細賞鑒一番，遠看勝似近取，愈覺生動可愛，笑向潘爺說道，這比增我兩歲年紀可貴的多啦，趁着他的高興，潘爺便問大哥到低因為甚麼事心煩，李允文只說沒有甚麼事，就是有點煩惱，賢弟你既來到，也就無形消除了，可是他雖這麼說，明天就是壽辰，他還是沒有回家的意思，家裏的人鬚髯都很着急，一早李斯如就來央告潘叔父勸着父親回家，這些形跡都教潘祖同猜測不透，恰巧跟學的小輩到園裏來，潘祖同乘着李允文不在近前，叫過小輩問道，老員外為甚麼心裏不高興，小輩年輕口快，說出是被大少爺氣的，原來李斯如從小經父親的熏陶，十二三歲的時候已經能屬筆爲文，這時已經長到十六歲，雖不敢說是倚馬露佈，可是普通泛泛的秀才們並不是他的對手，他父親爲他請了位秀才師傅，教了兩年，不想今年開學沒有多少日，講授周易繫詞，被李斯如提出若干

疑難問題，竟使這位秀才老師不能置答，李斯如這孩子也够挑皮，竟然當着老師發揮些議論，他說的對不對是另一問題，這位老師便無顏再教下去，辭館不幹了，並給徒弟加了個目無師長的罪名，並在外邊傳播的無人敢到他家教學，按說師徒們互相辯論一個問題，是很進步的一件事情，可是在那封建時代只准老師講的錯，不准學生反駁，學生在老師面前講情理不管對不對，鬍鬚就不合遵師重道的原則，所以李斯如對老師這一問難便惹惱了這位莊戶秀才，當時悻悻而去，還給李允文加上個罪名，說他家教不嚴，李允文是何等要好的人，遭到老師這樣批評，如何能掛的住勁，把兒子責斥一頓，一怒跑到西園不和家人見面，潘祖同探明這些底蘊，暗想原來爲了這些事情，我自有道理，過了些時，又同李允文談起話來，假裝不知，故意問道，今年府上西席是哪一位，小弟來了這時還未曾見，想世兄的學業，更進步了，談別的話到沒有甚麼關係，一提起兒子的學業，李允文沉下臉色，半晌沒有發言，潘祖同故作不知又跟問一句，李允文吁一口長氣說道，就憑我們這樣的家還配請個師傅？斯如這畜生天生是牧豬奴材料，上學也是無用，我這人並不把兒子看的怎樣重要，他也不過跟我姓李罷了，其實還不和世人一樣麼？賢弟你再休提他，他的閒事我是不管了，潘祖同笑道，甚麼事情值得大哥這樣動肝火，李允文道，我還有顏面和賢弟談這些事情，咱們檢過這一章另談別的罷，潘祖同哈哈笑道，大哥這樣說太把小弟見外了，果然世兄不對，我來

幫助大哥教訓他，可不能讓陶葫蘆斃死小弟，經潘祖同苦苦追問，李允文終於把兒子冒犯了師傅，已無人肯來就館，很憤慨的說出，潘祖同笑道，我當爲了甚麼？這點小事也值得生氣，以小弟說世兄固然年輕無知，這位老師器量也太小了，果然是位淵博先生，豈有怕學生問難的道理，大哥您是通經的，也該察一察他提出些甚麼問題，有沒有理由？李允文搖頭道，他失掉弟子禮就等如失掉作人資格，總然問的再有理由也是不行，賢弟你想咱們是甚麼人家，憑他去罷，反正咱們這門坎讀書人是不願踏到的，潘祖同道，若是爲了別的事煩惱還值得，單爲這一點實在犯不上，小弟保險能給你聘請位有真才實學的好先生，徒弟越是問難，他是越發歡喜，不但世兄的學問要藉此突飛猛進，大哥也可得到一位知音朋友，潘祖同發出這些議論，李允文默默無言，潘爺又指壁上的畫軸說道，大哥看作畫的這人怎麼樣，李允文點頭道，這樣酒脫超逸，當然不是風俗之輩，不過作畫題詩是一種性靈發揮，真才實學不能完全包括，潘祖同點頭道，大哥所說極是道理，但是小弟所知這個人絕不是斤斤於此，作字題詩不過川其餘緒偶爾爲之，此人百家書史無所不通，傲慢公侯，卑視場屋，堪當文章司命，北海談經，汝南論字，無以過之，僅就書畫估量他的人格學問，未免太小覷他了，這兩軸圖畫已經使李允文愛慕，潘爺又把作畫之人形容到這樣，當然更使他注意，這些話別人說來他或者還存幾分懷疑，他深知潘爺雖是武林中出色人物，文學根底也很深厚，並且眼力極高，對

人物衡量，不加輕許，這次把作書之人推舉到這樣，料想不是庸之輩，把一腔煩惱竟然忘掉，笑問潘爺道，賢弟怎樣和他相識，愚兄不能和他見面，一瞥丰彩，潘祖同遂把如何與陸奇巧遇的事情述說一遍，李允文聽他這般奇特，恨不能立見其人，潘爺說道，大哥如有意聘這位老師，包在小弟身上，可是大哥總得先回府去，讓大家歡喜歡喜，如早這點面子不給小弟，小弟也就就此辭了，一個人氣上來的時候，和他商量件事情是千百個不行，歡喜的時候一說就妥，李允文答應了潘爺的勸告，回到家去，次日歡天喜地的過了生日，親戚朋友都來奉燭上壽，一時繁華熱鬧，都是潘爺給圓的場，合府上下人等都很感激，生日過了，李允文唯一盼望的就是替兒子請師傅，便和潘祖同商量，如何能够得陸奇前來，潘祖同道，這人性情古怪，只憑金錢利益不足動他的觀念，還是我親去走一遭罷，李允文道，這也不必，我看有賢弟的一封信也就够了，李允文因為急於要見陸奇是怎樣人物，未徵潘爺同意，假託潘爺名義寫一封聘信，差人將着很厚的聘禮去到蘭陵請陸先生，在李允文覺得，一定是信到就沒有問題，因此潘祖同要動身，被他留住，不想差去的人過了兩日回來，禮物原封疊謝，人也不來，並說須待與潘爺面商，李允文非常嘆呀，遂把經過告訴了潘爺，潘祖同道，我說如此麼，若是小弟早走兩天，他這時早成了大哥的坐上賓啦，李允文道那只好麻煩賢弟一障，因為這次是潘爺親身前往，李府更備了豐盛的禮品，潘祖同一樣也不帶，說是



「君子不可貨取」，帶的東西越多了越是拒人的閉門羹，李允文雖覺得過意不去，可也不能違背潘爺的意思，只得聽從潘爺空手前往，日夜企盼着，潘爺同陸先生回來，看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？過了幾日果然潘祖同偕着陸奇一同前來，李允文親自接出，初次見面自然少不得一些「久仰」「渴慕」的客套兒，李允文暗地打量陸奇，身高七尺有餘，生得長眉細目，闊口端鼻，奕奕文彩，落落大方，端的是個學者氣像，先自喜悅了八分，陸先生也看李允文儀表不俗，又兼李允文也是當時盛負文名的人物，未與潘爺相識之前早就耳名，如今相見，也感覺名下無虛，當日李允文盛張筵席與西賓接風，只要潘祖同一人作陪，主客談的十分親密，李允文同他談論些典故俱各對答如流，談言微中，無不得體，談了沒有幾樣事情，就知陸先生學富五車，非等閒可比，喜不自勝，邀着陸潘兩人連飲了三巨觥，陸先生從來豪飲，今日得遇知音，並不推讓，便盡情狂飲起來，他們酒興濃時，談話偏長，此問彼答，瀟瀟不絕，「上下五千年，縱橫九萬里」，古往今來，談了個痛快淋漓，李允文佩服的五體投地，避席遜謝道，李某閩人多矣，如先生高才，從未得睹，就是先生的畫畫也可「直追荆關，平視馬夏」，陸奇笑道，小生一知半解，李翁如此推許，愧不敢當，尤其「雕虫篆刻，壯夫不爲」作畫題詩，不過偶然遊戲，那能談到學問？真正學問，是在如何作人，作人作好，便能利於社會，澤及羣倫，不然只是「儼然媚世，隨聲附和」之流，總然博得功名富貴，又有

甚麼？這叫做「文不華人國，武不提戈殺疆賊，少小科第老勳官，笑倒孔門童五尺」，小生所以不屑於科第人物，就是因為這些，但是如今可笑的很，那些「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」的富貴中人，拋開學作人，先去學作官，根本就錯誤了，還能做出好事麼？潘祖同聽陸先生這番宏論，很有意思，笑向李允文道，陸先生的高論，可謂言前人所不能言，不是一般腐儒能道的，李允文連連點頭稱是，陸先生道，真正學問原不在讀死書，世事通達，人情體驗，皆是學問，就是習一技，研一事，擅盡精微就有無窮的學問，潘爺您的劍術，大之安邦定國，小之除惡懲奸，這正是學問的逢源深造，並不是小弟空言所能及，潘祖同連連謙遜道，我這走馬鬥雞的玩藝，不過供小兒玩耍罷了，那能談到甚麼劍術？三人越談越親密，越飲越起勁，直飲到紅燭高燒，方始宴罷席終，李允文叫過兒子向陸先生行了弟子禮，陸奇打量那後生，又是個天生聰明伶俐孩子，心中更加喜歡，李允文向陸先生說了些託付栽培的話，陸先生道只恐小生才疏學淺，難當重任罷了，李允文陪着潘陸兩人作徹夜長談，樂而忘疲，天近向曙，方始和衣休息，這一夜談的更是透澈，次日便請陸先生到西齋園散步，借着相度書房，先從園邊繞了一週，同到堂內用茶，陸先生先看見自己作的畫圖，心內又增加幾分喜悅，李允文平日就最愛這兩幅畫圖，如今當着作畫之人，當然又加一番獎贊，陸先生道，這兩件東西太草率實在有玷素壁，李翁不棄，他日定當細心精作幾件奉贈，李允文笑道，我看這兩

件就當得起「初寫蘭亭」，若是加工製造，反恐太清邊際了，說着彼此都笑了，李允文道，這地方早年也曾作過書房，現在成了我發靜的地方，比起村內的學堂設備上雖然差點，論清靜可是好的多，這在老夫子的巨眼選擇罷，陸先生是個好靜的人，就選定西廡園做書房，李允文爲使老師滿意，又格外增加些陳設，擇定吉日，正式授課，到了開學這天，李允文親自帶着兒子到書房行了禮，從這天起開始講課，李斯如少年好勝，自覺書已讀得通，文又作得好，以爲這位老師無非也是個秀才，還不也和從前的老師一樣麼，過了幾天也提出幾個難題向老師請教，在他的意思以爲新老師也未必能道出個所以，那知陸先生這位秀才和其他不同，逢着斯如提出難題請教，無不循循善誘，開陳備至，發揮個透澈淋漓，不到幾次，把個自負才能的李斯如折服的五體投地，纔知道自己學問還差得很多，從今不敢再輕天下士了，陸奇也看李斯如這個學生聰明可愛，着實滿意，師弟之間互起敬愛之心，感情自然日加濃厚，李斯如回家的時候，當着父親面前，把位新老師稱頌的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李允文自是滿心歡喜，從此陸先生得了安身立命之所，就在李府安心教讀，雖是他的學問高深，有以致此，也還虧了潘祖同從中玉成，這正是「莫之爲前，雖美不彰，莫之爲後，雖聖不傳」，一個人離開朋友的推薦，總然有些小才小能，也不濟事，器量狹隘的人們，可以省悟了，潘祖同了却這段心願，對陸奇的事情已很放心，竟回泰安去了，不到幾個月的工作

夫，李斯如文思大進，竟非昔比，老師的高興，東家的喜歡，自不必說，這一天陸先生的兒子路平前來看望父親，與李斯如一見之下，心投契合，「強將手下無弱卒」，兩人的學問也在伯仲之間，怎不使他猩猩相惜？因此李斯如稟請父親將路平留下伴讀，陸先生本不打算這樣做，怎奈李允文父子誠懇相請，只得答應下，自然陸奇家中的用度悉由李府供給，並且豐厚無比，李氏娘子飲水思源，時常向孩子們念着潘伯伯，並且背地爲他祝福，就這樣平平穩穩的過下去，總不算是大富大貴，也堪稱得起是溫飽一世，無如好景難長，盈缺有數，苦命人的甜頭終嚙不到幾口，從古「如斯，爲之奈何」，小子遺枝弱筆，也扯不轉悲慘的事實，只好忍着滿腔悲憤寫下去，自從陸先生在李府就館，光陰荏苒，三年過去，兩個學生雖不敢說已造成出將入相才具，可是登科及第，爭名場屋已足够應用，果然這次縣考李斯如便得到案首，秀才名譽把到手了，大家都抱着連捷得意的希望，陸先生見徒弟的學問已經成就，趁着今年是應考之年，不講授文課，陸先生便要回家看視一遭，李允文送了不少賀財禮品，備上車輛，李允文父子兩個，親送至村外。陸先生道，我這一生早斷名利念頭，所幸後生可畏，他們必能爲我揚眉吐氣，總死無憾了說罷一拱而別，雖是暫時小別，因爲賓主過於投契，也頗覺依依不捨，幸而路平還留在這裏，同斯如演習功課，單說陸奇到了家中，見屋宇一新，已不似從前那麼破漏，生活也優裕了許多，面黃肌瘦的兩個小兒女，已經變的肥頭大耳，

當然渾家已比去時豐盈的多了，這些良好的景像，都是東翁裁成，更加一番感激，似此花好月圓的美滿情況，人生幾會得到？街房鄰居，人人羨慕，陸先生自己也覺欣慰，打算稍住幾天就要回去，誰知「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」，在二月初八的夜裏，遭了盜劫，陸先生同他的小兒子經死於非命，李氏娘子突遭奇變，哭的死去活來，當時撞在牆壁昏暈過去，滿想就此了却殘生，脫離人間魔障，那知次日早晨又復甦醒過來，地方上出了命盜案子，當然是件驚天動地的事情，當夜官家就來相驗，察問了西鄰，又把李氏叫上，詳詢一番，那縣官聲色俱厲，硬說李氏知道消息，李氏遭逢場天奇禍，已經痛澈心肝，又聽官家這樣歪曲問話，不由激動她的無名，只覺一股怨氣透出九霄雲外，對罪惡的人世已不再流連，人們的畏懼心都是爲了顧惜生命，到了生命丟開的關頭，那裏還有值得懼怕的事情，李氏說，「人之所以有大患者，爲其有身，及我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確有最高哲理，李氏平生是膽量最小的人，有時風吹草動，就會使她心驚肉跳，只因這次遭受到悲慘打擊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官家對她稍假些詞色，她被一股怨氣衝動，再也不能忍耐，立起身來指着上面就罵，那縣官纔要發作，一個潑婦未說出口，不隄防李氏李頭撞到公案桌上，咯吱一聲折了半截桌腿，不是差役們招扶得快，那張桌子早就翻了跟頭，一杯茶水也弄翻，官家的公服也浸濕了一大片，在場的人等都吃驚不小，再看李氏已經面部枯黃，額角流血，牙關緊閉，嘴唇發白，一絲兒氣

息也沒有了，人們發脾氣，都是面對活人，如果一方面死了過去，任你性如烈火，脾氣也發作不了，這縣官先時覺得威福不可一世，及至李氏碰頭昏常過去，反而嚇他一大跳，剛纔的怒氣，無形中消滅的乾乾淨淨，桌子碰壞，公服沾污全然不管，左手向上托開眼鏡，探着身子說道，快，快看看她怎樣？兩旁的差役七手八腳撥弄了好幾分鐘還是沒有氣息，縣官不由吁一口氣，心想你這女人不是和咱官家作對麼？你怎不知本縣對你敲點幾句，乃是問官司應有的套調，你爲何就認起真來呢？他心內想着，却是講不出來，惟一的盼望李氏趕速醒來，好歹停了一個時間，李氏轉過氣息，官家已不再威嚇她，只是和和氣氣，說道，你不要難過，本縣定與你緝兇報仇，這場相驗過作完畢，官家回去，自有一番緝兇捕盜的照例文章李氏回到家中不到二日也慘淡的死去，五歲的小女孩，被城內賣花包的李婆子檢了去，這家好好的人家，死散逃亡，也够可憐了，因爲這案子發生，城裏鄉間紛紛議論，都說陸秀才蠢直不阿，死的可惜，有的說他平日性情高傲惹下的仇人，有的說他這幾年教館發了大財，纔惹得強盜眼紅，不相干的人胡猜瞎想，亂說亂道，每一件事情發生，總有這種現象，且不必管他，更奇怪的是在這案子發生的同時，李允文的府上也遭了一樁驚人事情，一天午夜裏，南北房上一齊發現火光，似有更多的人進了宅院，家人俱各驚起，恰巧潘祖同前一日來到，正在客廳同李允文談心，忽然發生這樣意外事情，他是久走江湖的老練人物，遇事沉

着，悄悄向李尤文道，你不用害怕，有小弟在此料也無妨，說着握劍在手，跳到中庭，看到屋上的火亮閃閃，知道這是江湖大盜的信號，來的並非偷雞換狗的小賊，暗地加一番謹慎，借着光亮一閃，潘爺飛身上房，冷不妨一脚踢去，將一個賊人踢在樹心，潘爺隨着跳下，正要向前捉拿，早有另一個賊人很敏捷的將那被蹣的賊人救起，挽着就跑，這時院工人等，燈籠火把一齊招呼捉賊，潘祖同知道家中有備，追着兩個賊人下去，直追到西南半坡嶺下，兩個賊人翻身又與潘爺決鬥，內中一個來勢很是凶猛，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坡後又轉出兩人，潘祖同惟恐他們人多勢衆自己吃虧，變換門路，使了個絕招，一個賊人撲通，跌倒地下，潘爺不顧和他們撕纏，疾忙跳出窗外，幾個賊人呼哨而去，潘爺奔回村內，前後查看，已無賊人蹤影，也沒丟失東西，這一夜未曾安睡，到了次日李尤文給潘爺道勞，嘆口氣道，如今真不成世界，明火執杖的盜賊，到處打家劫舍，只咱們這縣境內，上月就發生了七八起，普化寺那口大鐘有兩三千斤重，十個八個的人都抬不動，也會鏗影無形的飛了，這不是出了妖怪麼，潘爺點點頭，細思昨晚的事情，也有點奇怪，說是偷盜罷，似乎不能這麼明目張膽，說是尋仇罷，李家世代忠厚，李尤文是一方的長者，絕對無人來和他作死對，這些賊人是屬於那一方面的，連潘爺也猜測不出，只有嚴加防備，處處謹慎罷了，潘爺本來想到歷城看個朋友，李府遭了這場虛驚，只好暫且留在此間察看些動靜，過了兩天沒有半點意外音響，却

得到一件驚人的噩耗，就是陸奇全家遇害的消息，李允文乍聽到這件消息，好似頂門響了個霹靂，一慄幾絕，潘爺也驚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沒有說出話來，停了好些時候，眼內洒了幾點痛淚，兀自心內跳個不住，李允文和摧動他的心肝一樣，哭向潘爺道，陸賢弟是個讀書之人，與世無爭，不與人共同利害，一介寒士竟然遭到這樣結局，那裏還有天日？天乎冤哉，天乎冤哉，他這樣清高人品都這樣慘死，我還活得甚麼？潘祖同忍着酸疼向李允文勸道，大哥不必只是悲痛，我們還須忍耐想個善後辦法，李允文勉強忍住悲痛，談論陸先生過去的事情，潘爺忽然顏色慘變說道，我看這事離奇中更有離奇，莫非還有……說到這裏咽住，附耳向李允文說了兩句祕語，李允文帶着驚疑的神色點點頭，便令人將路平和李斯如叫到近前，告辭陸先生遇害的事情，路平骨肉情切，登時暈死過去，李斯如也不禁慟哭失聲，兩個孩子這樣，潘李兩人又增加一番傷感，及至路平醒轉，潘祖同說，你這時徒哭也是無益，還須作個從長計較，你家突遭奇變，也許不是偶然的事，由於你父憤世嫉俗，惹下對頭禍根也許有的，雖不敢說一定，我也能猜着幾分，果然我所料不差，你家的對頭已不是我同你李伯父能抗拒的，這裏已不是你久居之所，就連你這微弱的生命，也恐難以保得，路平聽到這些不摸頭腦的話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把方纔的悲哀也忘掉了，只求着潘伯父相救，潘爺也覺剛纔說的話過於嚴重，遂略轉風頭說道，這些事也不盡然，你也不須害怕，我與你父生死之交，



決無坐視的道理，就是遇到天大危難，犧牲身命亦所不辭，我打算帶你離開此地，雲遊天涯，一則可以逃災避禍，二則可以另覓一個安身的所在，你到江湖社會走走，也可以通達些風土人情，說不定得到個機會，也只好給你父母報仇，路平到了這時，那裏還有甚麼主張，只得含着悲痛，連聲唯唯，當日由李允文備了些盤費，拜別了李允文父子，便與潘祖同離了龍駒寨，至於海角天涯，投向何處，他是全然不曉，心內的悲苦，可想而知了，陸奇是一個恃高自恃的窮書生，最大的毛病也不過恃才傲物，決不能與人結下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沒有招殺的理由，說他最多財買禍罷？他也不過舌耕墨紀，僅僅博取個溫飽而已，也沒有招致殺身的理由，在極不近情理的條件下他竟遭到如此悲慘的結果，一般迷信家說是前世結下的冤孽，那是無可避緝的一種解脫，也是大大的不對，那麼陸先生畢竟因為甚麼，落得這樣結局，其中另有一段隱情，只好趁此空閒把這個悶葫蘆揭開，使大家看個雪亮，原來陸先生天才過高，清潔自愛，不與世俗同流合污，那些富貴中人常常遭他的白眼，在他心目中看不上的人物，不管是同學故舊，總是抱着「望望然去之」的態度，尤其對人當面搶白毫不在意，這種舉動對待平頭正臉的人，頂多也不過說你賴平富，甚致和你斷絕來往，也就夠了，若是對待陰險小人，他便會永遠懷恨在心，存下加倍報復的念頭，俗說寧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，就是爲此，陸奇的招殺，就因爲他得罪了幾個陰險小人，第一個是城內黃舉人，第二個便是有

名的土豪賈遇春，黃舉人名叫黃元，小時曾和陸先生同學讀書，爲人小有聰明，讀書却是平平無奇，從來就被陸先生看不起，不想他竟偶爾倖幸，戰勝秋闈，讀者想還記得上回書中有一位新科舉人拜訪陸奇，並勸他應舉，被陸先生當面吟詩辱罵，內有滿「滿臉俗容滿嘴屁，半形人像半烏龜」的句子那就是此公，黃舉人受了羞辱，懷恨在心，常常想着報復，不過陸先生是個窮書生，並沒有短處可尋，要想縱筆嘲罵從文字上找點相應罷，又不是他的對手，只好啞子吃黃連，苦在心裏，陸先生若是只得罪一位黃舉人，也萬不能鬧到殺身大禍，最不該得罪了城東有名土豪賈遇春，賈遇春是怎樣一個人物，陸先生又是怎樣開罪於他，說來話也很長，這賈遇春祖居城東虎兒埠，老輩宰牛出身，到了他父親這一世，宰牛的生意十分發達，他父親又是宰牛的唯一高手，別的人宰一頭的時間，他可以宰三五頭，生意好了發財多，買家的家業便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，到了賈遇春這一輩，竟然買莊置田，成了最大的富戶，若是只憑宰牛的根基，發達的也還不至這麼迅速，因爲這賈遇春從小就有牛一般的力氣，鄰里比舍都說他是莽牛轉生，十幾歲就學着練武，雖然沒學到甚麼高明本領，可也拉得開硬弓，射得準馬箭，只因有了這些本領，十八歲上便中了武生員，武生員雖然算不了甚麼功名，可是宰牛門戶弄到這點玩藝也覺光彩百倍，他有了這小小前程，又兼居身富有，便想交遊四海，可是正人君子他又交往不上，只交了些書班衙役下流閒雜人等，小人也小勢力，

他借此設賭抽頭，訛詐鄉愚，往往弄到些不正當利益，嗣後江洋大盜，亡命之徒，也有的來棲護他，有了這種情形，自然甚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，不正當的財帛更能源源流入，這副家業和蒸氣醇發似的澎漲起來，成了地方上的唯一大富戶，那些講體面論身份的先生們，平日也不過假裝清白，一旦臨到勢力關頭，還不和鷄鳴狗盜一樣的價值麼？賈遇春就是個樣子，起先多少有身分的人物還不屑得與他交往，後來財發大了，一般紳士們漸漸的跑到他們的門上逢迎，由是他又進了一步，結交官府，奔走權門，他本人也由豪富踐到豪紳階層，氣派威風，堪稱炙手可熱，一般趨炎附勢的小人，早就滿口賈爺，賈大官人奉承，誰還記得他是宰牛賊的兒子？至於多少沾他點小惠的人們，歌功頌德，把他奉承的「義比雷陳，誼並羊奎」太史公說，「侯之門，仁義存」，人情社會從來就是這樣不公正，我們又何必單說賈遇春不配呢？賈遇春既然成了當時的富紳人物，和李允文也見過幾次面，有了認識，不過因為秉性不同，不十分接近罷了，後來陸先生到了李家就館，賈遇春也聽得陸先生的文名，爲了佈置廳事，請陸先生給他書寫幾幅字畫，陸先生的脾氣格外別扭，無論如何自己的筆墨不致落到殺牛賊手裏，李允文反覺受了難爲，因此背着陸奇自己書寫了幾幅假署陸先生名號送了他，並且自己的文筆也很老練，料想無人認出贗鼎，賈遇春張掛起來，也很覺滿意，可巧過了兩天賈舉人來訪他，他倆早成了很親近的朋友，賈遇春的事情，黃舉人有時也爲他

供獻些意見，差不多都很有效驗，兩人的交情由淺入深，這時黃舉人已成了賈遇春的唯一上賓，這天黃舉人進來，賈遇春迎至中庭笑道，老黃您這幾天不來，我好發燥，我當還得拿帖去請你哩！黃舉人笑道，委實這幾天有點事情沒得前來，讓大官人見怪起來，我當面與你賠個禮罷，賈遇春道太取笑了，二人挽手到了客廳，小廝獻上茶來，兩人談了一回閒話，賈遇春指着壁上字畫說道，這是新近陸秀才給寫的，老黃你看筆力如何，黃舉人看了一陣子，只是微笑，賈遇春只當他是舉人身分，不肯奉承秀才，在旁笑道，料想秀才玩藝當不得舉人老爺的高眼，黃舉人笑道，不是這樣說，我是笑大官人拿着蔓菁當了菘，賈遇春道這是怎麼說呢？黃舉人道，這菘並不是陸秀才的真筆，我從小和他同桌讀書，認的最確實，賈遇春搖頭道，這是我親自到龍駒寨向李員外請託的，難道還有差錯？黃舉人笑道，別管你是怎麼來的，我認的千真萬確，我也不是小觀你賈大官人，就憑你的面子也求不得陸秀才給你寫一個字，他這一席話說的賈遇春已經有點不高興，黃舉人又接着說道，陸秀才這個人總是重視他的前程，還是重視他的人品呢？若說前程，他僅僅是一個酸秀才，講到人品，這傢伙原不够人味，誰都不願理他，遂無中生有的把陸先生糟塌，最後把自己好心勸他應舉，被他吟詩漫罵，都添枝帶蔓的說出來，並把那首詩朗誦一遍，說道，你想這樣的人還可理喻麼？賈遇春聽了這些言語，心中好生不樂，也恨着陸秀才不識抬舉，後來打聽得這畫畫果然不是陸秀才

寫的，更加惱怒，不是李允文曾把本錢給父親做生意，也許馬上就發作，只這點事還不要緊，又因賈遇春容留了幾個亡命之徒，慫恿他組織了一個黑龍會，莊客壯丁，俱是會員，在賈遇春也不過借着這些聲勢，擅作威福，那些客壯丁們也不過狗仗人勢，湊湊熱鬧而已，還沒有別的作用，後來黃舉人也加入了，替他訂定一些賞罰章則，黃舉人並說，古來成大業的英雄豪傑，都是由小入大，多少皇帝帝霸，是由無賴光棍出身，勸着賈遇春多招會員，廣納豪傑之士，說不定一朝風雲際會，也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，賈遇春雖然沒有多大志向，聽黃舉人說的怪熱鬧，也不禁有點油然嚮往，於是除了招納壯勇，更是天天用工練武，準備一朝時來運到，也好作個馬上皇帝，這黑龍會起先也不過僅是他的莊客壯丁，後來鄉間的愚夫愚婦也漸漸的加入，賈遇春隱然就是會內的教主，聲勢也無形中大起來，賈遇春住的莊村北面有座土山，名叫虎兒山，這座莊村的命名也是衝着這座山起的，山上有座廟，名叫黑虎廟，右側有個經冬不塌的泉眼，名叫黑龍泉，其餘僅有幾株不記年載的古柏，兀自掛月吟風，噓做人世的不平，附近的村莊每逢到乾旱，都到黑龍泉求雨，據說是十分靈驗，去年秋夏之交，經久不雨，只旱的禾枯苗盡，村民甚是恐慌，聯合到虎兒山黑龍泉求雨，善男信女們集團跑到山上祈禱，和尚道士們「南無」「天尊」的咕嚕了七八天，依然是千里無雲，一個雨點兒也未落，賈遇春為博取愚夫愚婦的信仰，以黑龍會的名義發起求雨，有錢有勢的人做

甚麼事都有人擁護，何況求雨又是爲了公衆的事情，當然更有人隨聲附和，賈遇春同着幾個紳士天天上山拈香，表面裝做的很是誠信，也是該當湊巧，果然不到三天就降了一場甘霖，接着發神報功，做出很多的花樣，最奇怪的還有黑龍爺出巡，護駕的都是黑龍會的徒衆，扮演的神頭鬼臉，持着各種兵刃，有的滾着馬又，有的掄着杆棒，說是爲神開路，每到一個村莊，男男女女都要焚香跪接，衝撞了龍駕打死無論，黑龍會的徒衆還有拳腳比賽，花樣這麼繁多，惹得遠近村莊人等都來看熱鬧，黑龍會的徒衆份子複雜，不免有人借着賈遇春的勢力惹些是非，風聲鬧的大了，竟被縣上知道，出了一張嚴禁集會結社的佈告，貼到各村各鎮，並把黑龍會徒捕去兩名，雖然經賈遇春疏通只挨了幾個板子就放了，面子上也太難看，虧得賈遇春手眼通天，官家也不深追，這案子就此馬馬虎虎的消滅，過後黃舉人報說官家取締黑龍會，是陸秀才上的說帖，賈遇春聽到這個消息，氣得七竅烟生，三尸神炸，拍案罵道，這塊竊骨肉竟敢和咱們作起死對頭，若不將他除掉，他還不知怎樣生是非，依着賈遇春馬上就要和他算帳，黃舉人道，大官人您可不要這麼性急，明地和他鬧，殺人是得償命，若是只和他爭些情理是非，他是名秀才，你還未必鬥過他，恐怕日後更要吃他的虧，丈夫報仇，十年不晚，等到機會來到咱們報爽快，你看如何，賈遇春道老黃您說的雖是，只是這口烏氣難咽，黃舉人笑道，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大官人你就暫且忍耐罷，從這裏伏下謀害

陸秀才根線，天天伺察機會，恰巧黑龍會中又有幾個處有本領的人入伙，害位陸秀才真是易如反掌，何況又有黃舉人從中劃策，在未害陸秀才之前，先派能人在境內做些奇案，移轉官家的耳目，衙門裏孫捕頭下鄉辦案被人劫殺，電神廟的大鐘，不知怎的一夜之間飛到石人峯的山巔，不偏不倚的蓋在石人腦袋上，黃舉人教唆着賈遇春佈了一些疑陣，專伺陸秀才的機會，可巧這時陸秀才還家，賈遇春探聽明白，下了剪草除根的絕情，派人分頭刺殺他全家，幸而李府房舍複密，又有潘爺在那裏，把賊人驚走，不然路平這條性命也恐難逃惡人的魔掌，及至得到陸秀才被殺的消息，潘爺纔恍然大悟，附在季允文的耳邊說了幾句，便帶着路平走了，你當這是爲何，原來那些離奇案件發生的時候，潘祖同便十分注意，並且對那巨鐘自飛抱着老大懷疑，他想山左兩河一帶，武林中人物數得過來，此地並沒有出色行家，移鎮他山又不是普通泛泛能够做到，惟獨賈遇春那裏複雜一點，可是他收留的黨羽，不過是牧豬屠狗之流，絕沒有這樣身手，後來陸秀才被殺，他想起陸先生曾說過如此辱罵黃舉人，如何不屑交往賈遇春，在常時也不過覺得陸先生過於清高，這時全然明白他致殺的當素，並且也明白賈遇春的黨徒已經有了能人，潘爺是個老成持重的人物，他想陸秀才既是被仇家殺害，並且李府也騷擾一陣，看樣這仇家不絕他的根苗是不罷休，仇家的真實情況這時並不甚了解，只這陰賊險狠的黃舉人就很難纏，果然再添幾個新的出色人物，那更難鬥，若是輕舉

妄動，萬一讓路平再有點差錯，如何能對得起陸先生，所以他明知這案子是賈遇春等輩作的，也不理帳，帶定路平逃出龍潭虎穴，恰巧到了湖南萬仞山下，趕上九州鏢旗大會，潘祖同向路平說，江湖豪俠最尚義氣，恨打人間不平，這鏢旗大會，正是會萃天下英雄的隆重場面，也許在此能夠遇到甚麼機會也未可知，於是每天帶着路平到會場觀光，打一會不平，後來見小姑娘取得王旗，心中甚是喜歡，向路平附耳說道，這位奪取王旗的天下第一英豪，就是有名的山東寶家營寶小姑娘，我與他父也相識，寶家營堪容你寄託，將來也好待機報仇，只是由我作介紹，不如你親自向他哀告更爲得體，路平爲了報仇心切，等待小姑娘當衆宣講的時候，他便搶到近前跪地哀懇，小姑娘，既爲了王旗的主人，急人之急更不容辭卸責任，允許他館舍相見，當晚路平謁見小姑娘，哭訴全家被害，求小姑娘替他作主，最後說出其中詳情，潘祖同伯父曉得，這便是已往經過，畢竟小姑娘對這件突兀事情怎樣發付，且看下面，

## 第十四回 奪王旗重建嚴親志 遇怪客難解個中情

路平剛提起潘祖同潘伯伯，小姑娘很驚疑的說道，還有這麼回事，怎的潘伯伯見面一字未提呢？小明說道，那更好了，趕快把潘老英雄請來，商議個正當辦法，小姑娘也覺合理，於是立即派



人把潘爺請到，小姑娘同小明，迎到中庭，先問候了，相將入室，各就了坐位，路平垂手侍立，接待小姑娘開口，潘爺便道，我早該前來，只是覺得太也冒昧，小明從旁說道，都是自己人，老英雄反客氣起來？潘爺笑道，委實你們事情太忙，再給您添麻煩是不應當，但是這個孤苦的孩子很難覓個寄身之所，不得不託賴你們勝字旗光輝，以後給他謀個出路，潘爺一手指着路平，把陸奇的一生事跡，以及如何嫉惡如仇，結怨黃舉人開罪賈遇春，蛛絲馬跡詳細述說一遍，附帶把地方發生的幾件驚奇案子也約略說了說，小姑娘聽到陸奇的孤潔性情，疎放行爲，不由很是起敬，又聽得黃舉人賈遇春，這般陰險，又不由得切齒痛恨，所以潘爺的語尾還未及終，她便憤然說道，天地間竟有這樣的惡人，真是我們的恥辱，我們先把這些鼠賊殺個乾淨，再辦別的事，不然這些黑心虫留在人間還不知有多少好人要遭他的殃，杜小明搖頭道，殺這幾個鼠賊到很容易，不過據潘爺所說，內情很是複雜，我們必須把事情弄清楚，若是馬馬虎虎把他們剪除了，豈不是地方上又添一件無頭案子，並且潘爺是何等拾得起，放得下，若是好這聲做潘爺也許早這樣做了，並且巨鐘飛上山峯等等事跡，也覺得過於離奇，我們應付這麼複雜的事情，是不容揀切的，再說我們這勝字旗既然取得王旗尊號，勝來鏢店應該立時把生意更加擴展，聯合天下英雄，使這王旗飄到海天盡處，無不拱服，這時四方英雄到山東觀光的一定不少，我們也應該盡個東道之誼，臨走的時候，你父親還是那樣消

極，如今也應回去讓他一瞻王旗的色彩喜歡喜歡，潘祖同點頭道杜賢弟所說極是，就是我所說的那些事情也沒有真憑實據，是不是內情還更複雜，也不能確定，我這次帶路平出來，是想把這個孩子安置妥善地方，然後把事情的头尾得到真憑實據，徐圖報仇也還不晚，眼前要緊的事情就是路平的安全之處，還得安全，還得不荒蕪他的學業，小姑娘道，這很容易，我哥哥在部裏當差，可讓他到我哥哥那裏，不但荒蕪不了學業，將來也好有個出路，未知這位仁兄是否願意前去，路平慌忙跪叩謝道，只要小姑娘肯相救，學生那有不願意的道理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仁兄兩字實在擔當不起，請您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，小姑娘見他談吐不俗，舉動恭謹，也自喜歡，把陸家的事情慨然自任，潘祖同喜道，這我就放心了，小明約潘爺一同回山東，潘爺道，論理應該先去給勝來兄道喜，只是我還須在岳州會個朋友，改日與勝來兄道賀，請杜賢弟回山東先代我問候罷，又把如何刺探賈遇春爲陸先生復仇的事情，從長計議一番，然後辭出，路平就留在這裏，小姑娘同小明在此應酬幾天，各路與喪的英雄漸次返旆回歸，每一桿鏢旗臨行時都來向王旗致敬，愈顯得這桿勝字旗莊嚴尊貴，那些有名的英雄，向小姑娘忝謁辭行，都是必恭必敬，她這高如山嶽，重比金鼎的聲價，全是由她自己力量取得，沒有半點假借，這些文彩光榮是路平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，他想父親當年遇到潘伯伯就那樣佩服，那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小姑娘的本領看樣比潘伯伯又不知高多少倍，

人家小小年紀就能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不是天上神仙會有這樣？看起來讀書真是無用，可是自己這般軟弱無能，給人牽馬墜蹬也不中用，不讀書又待幹甚麼？他對小姑娘的恭敬一天比一天深，把小姑娘看做仙聖神佛，將來若得一步地，一定要香花供養，過了兩天，應酬完畢，小姑娘同小即便打點回山東，臨行時地方有名人物都來送行，吳勝峯滿懷羞愧，假託有病，不好意思親來，只送些禮物，這次是取得玉旗的榮歸，比着錦衣還鄉不知榮耀多少倍，大家的歡喜自不必說，尤其全勝這次更見了光景，自覺得他是勝字旗掌旗的小英雄，更喜的裂着大嘴合不上攏，只是一樣累贅，他們，來時是三人三馬，回頭又添了個路平，並且他是個文弱書生，又不會騎馬，只得另備了一輛驢車讓他乘坐，三四天走的道沒有一天多，把全勝急得難過，常常驛馬橫馳，轉幾個彎子再回來，任着他的性子頑皮，小姑娘也不理他，來路猶是去路，這天又走到楓林堡，水暗沙明的兩岸，映着廣闊無邊一片楓林，鬚髯無數披堅帶銳的甲士，鵠立在風前歡迎這班凱旋的天使，去的時候在這險惡地方那場惡鬥，使人何等驚心動魄，這時却是寂靜無人，舊地重經，不覺增一番感慨，尤其是郭全勝一看見這樹林子便高興，先自策馬過了沙河，登上崖岸，一行前進着嚷道，這裏敢是還有花花人，再出幾個玩玩纔好呢？可是使他失望的很，一直穿過這廣大的樹林，除了幾個拾乾柴的孩子，再沒有遇上其他一個人，隨後車馬都漫漫的趕上來，緊走了一程，趕到歇馬亭住宿，這

次重經歇馬亭和上次不一樣，似乎商民人等都知道他們是在鏢旗大會勝利歸來的英雄，爭着瞻手彩，還有走北路的兩位鏢師父，迎上好幾里路，遞帖兒，報字號，人家以禮相來，小明也着謙遜客氣一陣，到了店中，兩位走北鏢的師父先來拜會，說了些託賴王旗庇佑的恭敬話，小姑娘問起他們的生意，知道他們是江陰鏢行要到北京去，心中大喜寫了一封長信付與路平，託這兩位走鏢的將路平，帶到北京，並送了一桿小旗幟給那鏢師傅，小姑娘道這旗幟在北方都能認識，想還沒有不道，兩人敬謹領了，小姑娘又把些銀兩與他，將路平付託一番，鏢師傅唯唯聽命，唯獨對於銀兩堅辭不受，小姑娘道，我財拿出，就絕不再收回，二位既客氣，就權作陸仁兄的盤費罷，到了北京給我個信息就行，兩位鏢師，見小姑娘這般磊落，不好再辭，只好收下，小姑娘將寫就的那封長信付與路平說道，本來我打算同杜叔叔親送你到北京去，只因事情太忙，你跟着鏢車去，又有我的旗子，和我親去也差不多，見了我哥哥替我問候就是了，當下叮嚀付託一番，次日早晨路平含淚辭別了小姑娘和小明，隨定江陰鏢行的車輛，向京裏官道進發，小姑娘打發路平走後，也悻悻是完成了一件心事，甚覺暢快，向小明笑道，我看這位陸仁兄的肅穆神色，和我哥哥差不多，無怪他是個讀書種子，此去一定能與我哥哥合得上來，小明道，「剛毅木訥近仁，」也還像個讀書樣子，這樣的人將來一定有些福澤，不然也不會遇上你，小姑娘同杜叔叔談論一番路平的事，打通鼻尖，又復登

程，心急馬快，不兩日到了山東境，勝利的捷音早驚動了故鄉父老，老少男女，街談巷議，都議論着小姑娘爭取王旗的光榮，山東饒家營五字，和天風海水似的波動在每個人的口角上，馬頭所至村鎮，都是剪花獻彩，塞巷往觀，看到小姑娘的丰彩，人人羨慕恭敬，這些日來饒家營早就賀客滿門，各路鏢行的英雄來的不少，得到小姑娘的探報，迎出五六里路，在衆人注目之下，小明同小姑娘一馬當先跑到前面，滾鞍下馬，和衆人一一爲禮，然後展開勝字旗，相將進入村內，這莊嚴華貴的旗幟，觸到衆人眼中又是一陣喝彩，不約而同的齊向這尊王旗敬禮，一路歡聲振耳，到在勝來鏢店門首，將那面光榮的勝字旗懸到旗桿的絕頂，迎風飛舞，給勝來鏢店增加了無上光輝，上下人等的歡喜自不待言，各路觀光的江湖朋友，都親向小姑娘及杜小明道賀，馬冀北，郭大雕，趙二剛等本店的上下人等也都向小明小姑娘道勞，紛紛忙亂一陣，在這皆大歡喜的氛圍中，最奇怪的是鏢店主人寶勝來始終未曾露面，一連宴會了幾天賓客，略微空閒些，小姑娘向小明說道，叔叔我爸爸怎的還是不願見我，難道他還是不諒解麼？小明道，他這人性格真古怪，人家不能忍的事情，他偏忍能下去，人家都高興喜歡的事，他却無動於衷，你放心，我見他不定把話說個透澈，不信他就會永遠這麼消極，小明便先向馬冀北，郭大雕等人探詢寶爺這些日來的神情舉動，馬冀北搖頭道，他的脾氣連我也無法捉摸了，你們勝利的消息傳來，誰都歡喜若狂，可是他像是沒理會這回事，

各路的賀客來到，不是舊日相識，連面都不願見，可把我幾個人給忙壞了，這幾日也不知真病是假病，總是懶怠見人，賢弟你是他眼中最信服的一個人，這次又幫助小姑娘取得王旗尊號，爲勝來鏢店建立下萬世不朽的功業，不但朋友的義氣，天地鬼神也都對得起，惟獨你可以解勸他，這齣戲全仗你唱，賢弟你就賣賣力氣罷，小明點頭答應着，又同馬冀北談幾句話，便親去見賢爺，鏢店的人等誰都盼着老爺能够把掌櫃的勸的回心轉意，早有有人開門通信，賢爺懶洋洋的迎到室內，小明趨前問候，賢爺握了小明的手嘆氣道，賢弟怎的不告訴個信兒就離開我這些日，教愚兄好不牽望，小明望着賢爺的臉兒說道，大哥怎的越發的清瘦了，凡事總要想開一點才好，枉自煩惱是沒有意思的，小明滿想這次取得王旗，不特找回往日丟失旗幟的面子，並且使勝來鏢店威望洋溢天下，這怎算可以了，無論怎樣總可使賢爺高興，想不到他還是這樣冷冷的，看樣自己不提起他是不會卽及一個字的，只好先把話來探討他的意思如何！遂又說道，大哥往日煩惱是爲丟失旗幟，失了我們闖蕩江湖的面子，這次王旗被我們取得，勝字旗號四海推尊，不特爭回已往體面，天下英雄誰不恭敬，從來江湖朋友得到如圓滿結果的，百千之中找不到一二，總算是功成名就，大哥很可以趁此機會，整頓事業，保持勝字旗的光輝永久不滅，盡我們的力量，誓奸除惡，削盡天下不平，爲社會蒼生造些福祉，方不負我們闖蕩江湖一場，若是處處消極，不懂影響我們的前途事業，並且也辜

負了我們的天賦才智，大哥請想是與不是呢？杜小明拿激勸言辭對寶爺勸說，寶勝來沉着臉色，多時沒有發言，末後嘆一口氣道，我這無能之人，連累了多少朋友，賢弟，爲我的事幾乎沒把你累死，我寶勝來縱然粉身碎骨，也不能報答你的大恩大德，但是你的恩德只有等待來生再報，我這已經心死的人，賢弟你還望我怎樣振作，杜小明再也沒想到寶勝來還是這樣消極，及至寶爺講出這些話，杜小明心中好生爲難，心想這件事情再不能振起他的興奮，恐怕再沒有其他的事情教他注意，想了一會又道，大哥你這樣消極，誰給勝字旗做主？寶勝來微笑道，我一身負咎，愧對朋友，作個平常人尙覺汗顏，難道還妄冀出人頭地？勝字旗又不是我爭到的，我又何必坐享其成，賢弟你辛苦一回，這個門面就由賢弟支持罷，杜小明聽寶爺講出這話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有說不出的難過，登時紅潤兩頰，半晌沒有回答，寶勝來也覺自己說話過於突兀，遂帶笑說道，賢弟你不要把愚兄的言語誤會了，愚兄的內心實是這樣，杜小明很沉痛的聲音說道，大哥把小弟看作甚等之人，我若謹爲自己的話，也用不着跑到山東，只爲大哥義氣深重，纔拋開故鄉，歷盡千辛萬苦，與大哥共同創立一番事業，也不要你我弟兄結交一場，所幸這次仗着小姑娘本領高強，戰勝廣慧法師，壓倒天下英雄，給勝來鏢店打定萬世不拔的根基，這時如果再不把我們的事業整頓一下，我們當日創立字號豈不是多事，你總不看不小弟，難道你就不疼愛你的親生女兒麼？杜小明提到小姑娘，寶勝來不由一陣

心酸，眼裏蓄淚泡說道，她是寶府的小姑娘誰不知道，寶夫人待她那樣親愛，勝過親生父母不知多少倍，我雖是她的父親，連一天撫養的義務都未盡，寶夫人死去屍骨未寒，我天膽也不敢把他的女兒奪爲我有，小明搖頭道，大哥說這話就不對，寶夫人對小姑娘雖然有恩，但是他已經死了，並且臨終之時向小姑娘明白告訴了她的生身父母，許她認父歸宗，這時他回來，寶夫人地下有知，也必定歡喜，再者赴鏗旗大會之前，大哥曾親口允許，奪得王旗回來，就許她歸宗，現在大哥所說的條件，他都完全做到，大哥不失信於天下人，難道獨失信於自己的愛女？寶勝來啞嘴說道，當時我不過是給她個難題目做，內心總想教他回來，誰知他真的就做得來，這不是難爲我麼？杜小明道，她既決意離開寶府，您又不讓他歸宗，那麼那裏是她的歸宿？至親莫若骨肉，縱不念她，難道不念她苦命的母親麼？杜小明提起苦命母親幾字，寶勝來聽了只覺錐心刺骨，十餘年前的事一總上心頭，髣髴病妻的慘淡容貌，痛楚聲音，耳邊眼底都一齊湧現出來，覺得天地之窄無能容納這許多傷心往事，不禁洒下幾點英雄痛淚，顫聲說道，委實她的母親也是被我這無能之人給害死的，賢弟再不要提起了，小明爲破釜沉舟勸說寶爺，反惹起他已往傷心，深爲不安，停了少時，小明又道，大哥不要難過，你到底有甚麼心事，告訴小弟，只要是人力能做來的事，小弟定能與大哥做來，寶勝來搖頭道，我只負了鄧昌言，心頭就印上了永遠不能磨滅的創痛，若是再教我負第二個人



，我還能靦顏人世？小明搖頭道，鄧鏗頭的事又不是大哥負義，當年大哥不是過於仁厚，早把狼心狗肺的鮑洪濤除掉，也不至貽下這場大禍，現在我們已經取得王旗，正要剪除天下的奸惡，鮑洪濤這樣兇徒，料想逃不出我們的掌握，早晚必給鄧爺報仇雪恨，這件事包在小弟身上，寶勝沉默一會說道，我現在方寸已亂，賢弟容我些時間想想，這些事情改日再談罷，小明也不忍過於拗他，又談了幾句閒話遂即辭出，見了郭大雕，馬翼北，把寶爺的情形說了一番，大家互相嘆息，馬翼北道，我們只好慢慢的宛轉，他的脾氣那能馬上就扭轉得過來？談話之間小姑娘來到，小明只得向她述說了寶爺的情形，小姑娘從來面上未帶過不悅的顏色，不知怎的這時聽說父親還是不讓她回來，臉色變的很是慘淡，哭向小明說道，我爸爸這樣厭棄我，料想我是不好，我已成了天人共棄，怎對得起母親和師傅，小明同馬翼北幾個人，見小姑娘哭了，大家不勝傷感，一齊向她勸慰，這時恰巧耿奶奶周媽，同先前寶府的幾個女僕來給小姑娘請安，小姑娘正在心中悲苦之際，見耿奶奶來到，不啻見到慈母，沒待耿奶奶向她請安，她却跑上前去依在耿奶奶懷裏，小明見耿奶奶這千人來到，讓耿奶奶帶小姑娘散散心，小姑娘見到耿奶奶似乎把剛纔的煩惱丟掉，跟同耿奶奶幾個人去了，馬翼北望着小姑娘的後影向小明說道，她分明是天上星宿降臨人間，這樣孩子不是成佛作祖的人，實在不堪給他做父母，有這樣的孩子也就可以了，他還忍的拒絕，勝來這脾氣太別扭了，大家不由

嗟訝一番，只好等待以後，慢慢的勸說，光陰迅速不覺半年過去，勝來鎮店雖然當家主一人消極，但是因爲一桿勝字旗揚名四海，天下推尊，生意日見發達，尤其省心的，插上一桿旗幟走遍天下，無有阻擋，隨便派一個夥計跟隨就沒有閃失，不是很重要的生意，連馬冀北，郭大雕也不用出門，打穩了的江山好坐，真是不假，這天小姑娘接到一封北京寄來的信，拆封一看，是賢升毅親筆寫的，大意是這樣說，

賢妹手書奉悉，路平賢弟來京，與兄多一知友，亦賢妹之賜，早晚必有出路，嬌母去世，愚兄拙魯難承家範，吾妹天人，堪承嬌母之志，家中之事，還望念及嬌母，勿事過却，族人倘有不良，妹可盡量發落，京中官報盛傳，鎮旗大主之王旗，爲山東寶家營一童年英雄取得，擅武林正義，執鏢行牛耳，天下莫不拱服，兄度必爲吾妹無疑，衷心竊喜云云，

小姑娘看完遺信，纔和勝字旗的名已傳遍京畿，心中不禁暗喜，同時激起她一件心事，就是陸先生這一家慘案，直到如今也不知怎樣解決，並且這事還受過潘爺的託付，那好置之不理呢？她把前後的事情忖度一番，給升毅覆了回信，無非說自己還有事，寶府的事情無暇兼顧等等幾句言語，發付完了信，便和小明商議，對陸奇家中這件事情怎樣進行，小明道，這樁案件雖然潘爺說是買遇春，黃舉人都有重大嫌疑，但是畢竟沒有真憑實據，他們又是當地官紳，官家也不會疑惑到

他身上，我們若不下些工夫，尋根究底探出個實在情形，恐怕永遠也不會有頭緒，小姑娘道，我也是這樣想，不過這樁事情關係重大，誰能辦得來呢？又非勞動叔叔不可，小明道，這是我們應做的事，那裏談得上勞苦？，但是無論誰去，總得機密一點，若是明地前去誰也辦不好，並且我們自從奪得王旗，遐邇皆聞，各處惡人，對我們這裏都很注意，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偵察注視之中，稍微行藏不慎就易壞事，並且我們和沂屬一帶素無來往，買遇春還送來很厚的賀禮，分明勝字王旗他已很注意，他若真是居心險惡，恐怕我們這裏一舉一動，就許有他的耳報，小姑娘道，叔叔顧慮周到極是，那麼叔叔打算怎樣前往呢？小明道，這事只可隨機應變，不能預先決定，我到那裏探明確實消息，即刻就回，當下算計一番，到了次日杜爺單獨起行，只說到外邊辦事，除了小姑娘以外，無人知道他往何處去，杜小明換了一身便裝，出了賢家營順着大道西行，不幾天到了沂州境地，陸先生的家是住蘭陵，杜小明決定先到蘭陵去，恰巧這時逢着蘭陵有會，趕會的人絡繹不絕，小明跟隨衆人前進，不到日暮黃昏，早到了蘭陵，順着東口進來，只見沿街百貨雜陳，各行商店，鱗次櫛比，十分繁盛，在這秋高氣爽天氣，一陣陣桂子風飄挾着芳烈的酒氣，襲到每個人的鼻孔，「事大如天醉亦休」這蘭陵佳釀不知顛倒着多少衆生，小明遊覽一回，當晚尋了一座店房住下，店小二泡上茶來，杜爺承便問道，此地可有姓陸的，那倒茶的小子看了杜爺一眼，漫聲答道，

姓陸的多着啦，但不知你問那個，小明道，我問的是陸秀才，他名叫陸奇，杜爺剛說出陸奇兩字，那店小二連連擺手，煞黃的面皮，左右瞥了兩眼，悄聲說道，老客你不是此地人罷，小明點頭道正是，店小二道，我們這裏的人無人敢提這當子事，出門在外頂好「多吃多喝，少說少道」，說着丟下茶壺轉身就走開了，杜爺知道其中複雜，只恐向人打聽是不會得到半點蹤跡的，歇了一宿，次日到了會上，看些光景，滿街滿巷的紅貨舖子，擺的花花綠綠，許多貨色創出時興新奇花樣，爭取顧主的喜悅，小明對這些不大注意，順着正街出了南門，廣闊的沙土地上成了臨時鬧市，到處百戲雜陳，嘈雜喧嚷成一片，作飯食買賣的，直着嗓子喊的特別有勁，塵土飛揚飄落在餃子麵條鍋內，都被人們當作五香麵吞下腹去，也沒有人感覺不衛生，事實上也無人吃上犯毛病，看起來人類的的生活都是習慣成自然，那些過於講求生活的傢伙，未免有點裝腔做勢，杜小明從人叢中擠到西南角下，這塊地方更是熱鬧，說評詞的，唱大鼓的，打拳賣藝的，賣藥占卜的，形形色色應有盡有，杜爺觀看幾樣，雖然沒有特別出奇的玩藝，可也稱得起百積百出，各有千秋，看起來在江湖賺碗飯吃，實在大非易事，杜小明方在凝想間，忽然身旁嘈雜敲起銅鑼，人類是一窩蜂，甚麼地方熱鬧便往甚麼地方擁，還夾敲了一陣銅鼓，登時聚了不少的人來，圍了一個小圓場，杜爺也雜在人叢中瞧看熱鬧，看那敲鑼的人也不過三十多歲黑黑的臉堂，濃眉大眼，細腰乍背，中等以上的身

軀，粗手大脚，到像個有力氣的漢子，他見人聚的多了，把銅鑼就嚙哪一丟，拿起一條很長的麻繩，繩子尖端繫着一隻五寸多長帶環的銅錐，套着一支短短的行管，遂意伸縮，這傢伙叫做「走線如意錐」，俗名叫做「繩鞭」，在兵器中雖然算不得名色，走江湖玩把戲的却有很大的用項，每逢場子擁擠的時候，便拿起這件東西嗖嗖的掄一陣，場子自然就開拓了，這黑漢敲一陣鑼，攏了一大堆人，尤其那些小孩，湊到他近前，腆着臉兒看他作甚麼，讓他無法動手脚，他便彎腰撿起這支如意走線錐，就地打個圓恭說道，學徒經師不明，學藝不高，不敢說是練把戲，不過胡亂比化兩下給諸位解解悶，練好了大家哈哈一笑，練不好也求多多原諒，求諸位爺台幫個場兒，說着提起那支繩鞭繞了圓場，又繼續說道，那位說你拿的這件傢伙是甚麼玩藝呢？做火軸太短，做吃飯筷子太粗，有人說這件傢伙釘棺材蓋，俺他不拾槓，不過俺這漂流戶，死活一堆，早晚喂狗，睡覺連舖板沒有，那敢指望死了有棺材，俺這不是棺材釘子，那位說你這是甚麼？俺這傢伙叫走線如意錐，當日火山王場套從練過，按九宮八卦方位，十二陰陽變化，銜鋒陷陣，鬼神皆驚，上山擒猛虎，下海遁蛟龍，有人問俺練的怎樣？這不是吹牛，俺也能南山上嚇的鬼走，後園內驚的鷄飛，他這一套貧嘴，惹得大家哄然笑了一陣，他把那支繩鞭挽了幾個花，提高喉嚨喊道，閃閃，我這是葫掄，割腫眼皮，打歪鼻子我都不管，說着和風車般旋轉起來，真果上打梨花蓋頂，下打枯樹盤根，前

進挾山倒海，後退迴風落葉，有時伸出丈外，有時縮到身邊，弱如遊絲，矯似龍蛇，帶的風聲聽覺作響，的確是乾淨利落，看的人紛紛退後，登時場子大了些，他一行掄着就地一個連珠跟頭躍起，那支丈餘長的繩纏結着十字花兒披在身上，那隻鋼錐不偏不倚的倒掛在胸前，滿場喝了一聲彩，他一手握着那隻鋼錐說道，纏在身上叫做狀元披紅，解脫出去叫做漁翁撒網，一言未了，接着來了個倒轉迴旋，鴨兒浮水變作輕燕穿雲，和風車一般打了幾個轉，脚甫着地，那支繩鞭霍然從身上脫落下來，颯的一聲飛了出去，那鋼錐在人叢的腦袋上打了轉，往回一帶，吧的一聲握在手中，同時把觀衆的一頂瓜皮帽子繞到半空，不偏不斜的叩在他的頭上，場子裏又是闐然一聲，杜爺也不禁暗暗稱奇，杜爺本來無心觀看這些玩藝，只見他玩的怪有意思，到要看看他還有甚麼新鮮花活，這時丟掉帽子那人笑嘻嘻的把帽子取回，那黑漢把繩鞭丟下，又復掙起一把單刀，轉身撤步，展開門路，耍了幾蹀，真果冷風颯颯，寒光四射，抖得人眼花撩亂，末後使個葉底翻花勢子，那口單刀像一條銀虹似的騰的飛上半空有兩丈多高，隨風倒紮下來，那黑漢不慌不忙將身一斜，從背後輕輕接住，氣不上湧，面不改色，現着十分從容，他練完這套，又向周邊打躬道，剛纔的玩藝不過打狗嚇雞哄孩子，今天練的上纏，再練一套，實在玩藝給諸位解解悶，諸位先生們沉住氣看，練到黑天也不要錢，這回咱們練一套拳，許多是練不好，請各位師父原諒指教，說着輕輕的作個騎馬勢，

雙手前推，輕迴慢轉，調息呼吸，十分勻停，慢慢的走了幾着「太極」，身形一頓，變成「形意」，看來是十分鬆懈，但是不練內功的人這種拳永遠走不到好處，這黑漢居然能够意態自如，宛轉之間輕如蝴蝶，收放之際，重若崩雲，這樣慢騰騰的在一般人看來本是稀奇平常，可是杜爺看到眼裏不禁驚疑，暗想玩把戲的還有這樣真實工夫，看起來異材奇質，到處皆有！「求屬於驢黃之外，訪士於草野之中」，真是千古名言，杜爺一行想着，一雙銳利的眼光直釘在黑漢身上，那黑漢的眼神突然觸到杜爺，四隻眼睛睜睜電炬想撞，各自心中一動，那黑漢立時停住勢子，抱拳說道，小子路過寶莊貴地，拜師不到，訪友不遇，擅自在此班門弄斧，實在放肆，我這套笨玩藝，不敢當着高明師傅們眼前現醜，趁早收拾起來幹點正經的罷，說着眼光不住的向杜爺掃射，方纔的話隱然是對杜爺講的，杜小明更加詫異，暗想他竟會認出自己是會武？看起這人不特純熟，並且眼力也很高，不是自己有事情，倒要問問他的來歷，但自己是有事來的，那好輕易露面？遂往後退了兩步，隱隱身形，再看他玩些甚麼，那黑漢把刀放在鞘內，却不再練把式了，從後面提過一個白布包裹，一行解着說道，剛纔練功是假的，現在是真的，小子練玩藝不要錢，帶來幾帖靈膏祕藥，俺這藥本同市上賺人的玩藝，藥是祖傳秘方，精誠虔製，有老山後，有花鹿茸，雲苓，川樸，廣木香，珍珠，瑪瑙，珊瑚枝，這膏藥百病皆治，開鬱順氣，和血舒筋，不管是狗咬着，貓劃着，兔子登着

鷹抓着，腫腫胳膊別腿，膏藥一帖，百病皆除，百試百中，若是貼着不好？敷着不靈，砸俺的攤子，倒回本錢，俺若纏綿眉頭牙腫半個不字，那是錢子生的，今天帶的藥不多，只有一百份，求在場的諸位先生們捧捧場，這藥貨高價廉，只要四十文一大貼，有病的貼上就好，無病的備而不用，不但不自己方便，也算捧小子的場，多了沒有，只有這一百帖，他喳喳呼呼的招呼了一大套，不但沒有一個人買，並且那些看玩藝的漸漸的逼開，看起來在社會人中賺幾個錢用，真是難於登天，杜小明看了心中好不過意，那黑漢把十來帖膏藥，撚成扇面樣式，繞着場子一行走着說道，人無頭不走，鳥無頭不飛，那位大爺給作個領袖，我給他天天念佛，夜夜燒香，祝他老人家活到一百零八歲，不掉半個牙齒，他的嘴雖然和開了豆腐鍋似的央告着人們買，但是慚愧的很，竟無一人問津，那膏藥的黑漢似乎難以下台，嬉皮笑臉的又從包內拿出幾帖，擎在手內說道，諸位思是嫌這莊膏藥不好，那不妨事，咱們有更好的，好的多少錢呢，價錢更便宜，每帖只要兩吊錢，多了不賣，只賣十帖，場子的人聽到這裏闐然散去一大半，有些人批評道，四十文一貼還賣不動，他還想兩吊，這小子真是說夢話，杜小明看到這種情形，委實替那賣藥的着急，同時也起了一種憐憫之心，走到那黑漢近前說道，賣藥的，你不要招呼了，這十貼貴重膏藥我全要，說着從腰間掏出銀兩，讓他算價，這是件很出人意外的事，不但賣藥的沒有想到，連看熱鬧的人也覺奇特，大家眼光齊注視着



杜爺，認爲他是個傻子，賣藥的黑漢聽了杜爺兩眼說道，大爺對不起，我這膏藥每人只賣一貼，靈丹妙藥救一方不是救一人，杜爺好生納悶，爲甚剛纔無人買的時候，他那樣着急，這時要買他十貼，他反不賣呢？這賣膏藥的是懷着甚麼意思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在這場合也不便詳細問他，好在自已買藥是爲看他可憐，不是爲了自己療病，他既不願多賣，到也省下無謂破鈔，遂付上兩吊錢，拿了一貼膏藥走開，那賣膏藥的黑漢借着這個題目又開了話匣子，他說貨真價實，琴對解家，剛纔那位大爺要我十貼我不賣，是遵奉祖師爺法旨，慈光普照，利益均沾，這靈丹妙藥不能讓一個人得去，來來來，誰再要這第二貼，他雖這樣連說帶賣，畢竟不易請到第二個顧客，並且還惹的一班衙滑子光棍們說他這是做幌子演雙簧，特爲設的圈套，這一嚷嚷更無人買了，從表面看來這種估量法，何嘗不是對的，但事實上絕不是這麼回事，所以天下事不能純以常理判斷，杜爺拿着這貼膏藥，信步前行，心內好生奇怪，憑這個人的本領似乎不應做這下流江湖事情，若說他不是幹這一行的，他的舉動言談，又不是外行人能够裝點得來，尤其要他十貼膏藥他竟不賣，更是不可思議，一行想着又觀看了幾處玩藝兒，雖也各有不同的風趣，但是討起實在功夫，比賣藥的黑漢差的多，杜小明盡興逛了多半天，增長了些新的閱歷，心內頗覺快慰，晚間回到店房，因爲逢着山會的關係，住客非常擁擠，店小二向杜爺說道，大爺現在是這裏山會，各行買賣全仗這時撈換幾個，

我們開店的也是一樣，這時不寬單間屋子，說不得人多了就得擁擠一點，杜爺道我多把與你錢也不能佔一個屋子麼？小二說道那也不必，我們這裏沒有這個例子，你放心罷，不是體面客人，決不往這屋子讓就是了，杜爺只得答應着，果然停不多時來了好幾幫客人，差不多都是負販行旅，只要有個歇歇腳的地方就行，店小二都把他安置在別的屋子裏，杜爺這屋子依然是空空的，心內對這店小二很是感激，就在這時從外邊走進一個年老的客人，右手持着一條竹杖，左手扶着一個人的肩膀，樣子是十分和唐，扶着老者的那人向店家說道，這裏有地方麼，讓這老頭住下罷，他病了，店小二一看是趕腳的二偏頭，擺手說道，這裏客滿了，你到別處去罷，二偏頭道，你這小子少缺德罷，客走天涯，店東是家，這老頭子一個病身子，好容易奔上店道，你還讓人家往別處去，像你這樣還想活到七老八十麼？不是空空的牢房，請不到牌位的時候啦，阿二媽的你不做式罷，店小二被這一套臭罵，向二偏頭說道，你不要胡謊亂扯，委實是人多，我給您點對點對就是了，那老者也說了一聲方便，小二各屋裏跑了一週，人家都不願和病人住成堆，杜爺看了多時，知道原委，遂向店小二道，這位老客人，可把他讓我這房裏住，店小二笑道，大爺您這樣方便很好啦，這可不是我給您添麻煩，杜爺笑道，這是我樂意，不干你事，小二招呼把那老頭送到杜爺屋裏，二偏頭罵聲賊骨頭就走了，杜爺看這老者年約花甲開外，面貌清癯，隆準深目，頷下幾縷鬚鬚已白了大半，柴骨支

嘩，看樣一陣風兒就能把他吹倒，進得屋內一頭倒在炕上，小二問他要水不要，他只搖搖頭，看樣子很懶怠說話，因此之故杜爺也沒和他交談，老頭剛剛歇下，又有兩個客人，一手牽着馬匹，一手提絲鞭走進，店家好像認識，一齊爺長爺短的上來問候，並說房子都住了客，少不得耶委屈一點，兩人驕傲的笑道，沒有關係，都是熟人，這兩位馬上闕客，又是讓到杜爺住的這間屋子，還同那老者共是四位，打水倒茶忙了一陣，小二指着杜爺說道，這是位熟老客，又指着這兩人道，這兩位是賈太太爺那裏的，那位病老頭却未提起，店小二提起賈太太爺，那兩個傢伙鬚鬚覺得又提高一層聲價，很驕傲的笑一笑，杜小明聽得賈太太爺幾個字，心中一動，打量他幾眼，兩個傢伙得意忘形，全未覺得，杜爺也自歇下，起先這間屋子很是寂靜，又添上這兩位客人却是麻煩起來，是敲碟子打碗，要煙要茶，忙的店小二和穿梭似的來回跑，兩人談一回問拌，唱一回山東土調，餘興未盡，叫過店小二打了一壺金波陳酒，買了一隻蒸蹄子兩隻烤鷄，兩人狂飲大嚼起來，酒是開話的鑰匙，這兩個傢伙三盃入肚，話頭越多，臉皮越厚，三句話不離本行，說到賈太太爺的勢力，更是津津有味，他倆滿飲一杯，每人持着一條鷄腿嚼着，得意的說道，咱哥兒兩個站在賈老爺的門坎上，正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不用說鄉里街房，連府縣裏大老爺也得高看咱們一眼，劉癩子這小子我打他個嘴吧，他還敢講嘮，這小子太不識抬舉了，他兩個說着得意的捧笑一陣，那種卑鄙醜態，真使人

望之生厭，杜爺聽着極端刺耳，心想看這兩個惡奴都這般狐假虎威，賈總管的霸道不問可知了，有心立刻給他個教訓，又想自己是爲了訪察事情，又那好輕露形跡呢？只得強忍下去，側身假寐，靜聽他講些甚麼，那一個轉變話頭說道，城裏那個瘦鬼，還想和咱們太太爺鬥鬥呢，他可太不知自量，又一個接着說道，他淨吹牛皮，他比陸酒鬼怎麼樣？咱們太太爺歪歪嘴角就把他送到枉死城去過生日，他可比不上陸……，他說到這裏被那個同伴吧的打了一掌斥道，你喝醉了怎的？怎麼你的嘴就像沒把子瓢，常言說「路旁談私話，草間有人聽」，雖只三言兩語，杜爺已了解七八分，暗想這陸酒鬼定是陸奇無疑，看起來這樁案件，確是與他們有關係，不過詳情還是不明白罷了，他們這樣飲法還嫌不過癮，又復猜起拳，五魁七巧的叫過不休，一時酒氣熏騰，嘈雜聒耳，誰都聽得不耐煩，有病的人更受不了，那位老者微微的拾着膈袋顛聲說道，我心裏很難受，請二位輕一點嚷，按說老頭說的這話也不算無禮要求，不想觸怒了這兩個惡奴，一個說放屁，誰教你難受，那個接着罵道，憑你這老鼻煙壺還干涉太爺們談話不成，你難受太爺們正高興呢？你死了誰哭孫子？他兩個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把個老頭罵的不敢抽氣，杜爺知道這些小人不可理喻，只得強自按耐，不去睬他，這位老者連氣帶酒薰，一陣反胃，哇的一聲吐了一大堆，杜爺趕快爬起看那老者，攙着拳頭給他捶捶脊背，老者哼了一聲緩過一口氣說道不妨事，這一來却惹惱了這兩個惡奴，兩人開口罵

道，你那老鼻煙壺是誠心找別紐怎的？拉把把不到外邊去麼！好啦，你放在太爺近前拉出來，太爺有法對付你，那老頭十分害怕的樣子，戰戰兢兢說道，爺台們不要生氣，我的不對，我不是誠心啊！老者哀告幾句，這兩個傢伙更上了火，嗚嗚罵道，這老鼻煙壺還敢講情理，你不是誠心太爺可有意，你好好的吃了他沒有事，不然就要教訓教訓你，一行罵着將馬鞭握在手內，杜爺看着十分不過眼，忍着一百二十分性子勸道，朋友，何必同他動這麼大的火，他是有年紀的病人，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如何是好呢？那兩個傢伙又罵道，他死了千誰鳥事，還不和隻死狗一樣麼？這屋子裏吵嚷起來，店小二跑進來勸說道，得啦兩位爺，屋子我給打掃，他是個病人饒他罷，店小二一言未盡，臉上早着了嘴吧，「媽的，他又不是你爺爺，用你來多嘴」，店小二討了隻鍋貼，抱頭跑了出去，老者又呻吟說道，這是我惹的禍，要打我罷，別的連累別人，一個拿着鞭子走近老者的面前，罵道，好啦，你敢做敢當還算硬骨頭，就揍你幾個錢的，說着惡狠狠的用鞭子向那老頭打去，這時杜爺再也不能忍耐，纔要懲戒這兩個惡奴，老頭略一轉動，不知怎的，打人的那傢伙騰的一聲往後摔出幾步，不是後牆擋着脊梁，還不知飛出多遠呢？杜小明暗暗驚訝，這位老者根底着實不淺，他知道這位老頭不會吃虧，就不再管閒事，看那被摔的傢伙，倚在牆上不動，那個伙伴又執着鞭子向老頭罵道，你這老狗還敢動手動腳，八分你還會兩手，你試試太爺我的，說着用鞭子沒頭蓋臉的

抽起來，說也奇怪，這小子拚命的賣力氣，老頭髒髒沒鬮痛透，打到二三十下，竟然一絲不動，那個惡奴也怕沒有分寸，真的把他打死，自己住了手，已覺手腕酸痛，筋疲力乏，再看那老頭已是鼻息如雷沉沉的睡去，杜爺不禁暗中好笑，這時店家掌櫃的過來勸說，並且騰出櫃房讓兩個惡奴去歇着，這兩個東西，人也打了，氣也出了，酒也醒了，跟隨店主人去了，店小二又把屋子打掃一遍，滿肚子冤屈，咕咕嚕嚕向杜爺告訴一大套，說買家如何欺負人，如何結交官府，謀害良善，甚至連當年殺陸秀才的事情也洩露出一點，最後向杜爺說道，不是他打我，這些話我也不肯說，老客，你知道就是了，不要和外人提起，杜爺點點頭，店小二出去，這時那老者已經打個呵欠醒來，精神比先前好了些，揉揉眼皮坐了起來，向杜爺抱拳說道，剛纔攪擾太對不起，小明道逆旅相逢，都是有緣，何用客氣，老丈病體可覺好些？老者笑道，多承他兩個經我活動活動這時到覺舒適的多了，小明又道，適纔那兩個小人對老丈無禮，小可甚為不平，後見老丈足能經戒這兩個東西小可纔放心，太便宜他們了，那老者忽然睜開銳利的目光看看小明微笑道，這也够他們活待，小明聽了不勝驚異，暗想這位老者莫非還會練神藏靜脈點穴法？爲甚麼絲毫未動，他就說那兩個惡人够他活的呢？小明暗自疑惑，復向老者問道，請問老丈上姓小名，要到何處公幹，老者又打量小明幾眼，半晌沒有發言，似有很難說的隱衷，停了好些時候纔帶笑說道，我現要去的地方，委實不能奉

告，還望台端原諒，名姓更是一字不提，也不向小明動問，小明知他不願顯露真名實姓，不好再問，只好談幾句閒話便各自安歇，杜爺暗忖想不到天下怪人如此之多，那個賣膏藥的已經够怪的，這位老者比他還要怪，怎麼這些怪人都叫自己遇得，杜爺想了一回兀自睡去，次日就是山會的末天，雖然還是商賈雲集，畢竟是甘蔗梢子沒多大甜頭，無形中現出一種寂寞姿態，正是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杜爺逛了一回，覺得毫無意思，獨自找一個酒館，飲一回酒，自己尋思只這樣探聽，何時纔能擊出真情實跡，莫若隻身夜入虎兒埠，暗中窺探些實跡也未可知，他想了一番，付了酒賬，時間已近黃昏，剛打算要回店房，忽然各街各巷俱被兵丁壯勇把住，禁止通行，據說是捉拿盜匪，燈籠火把，滿街喧騰，馬蹄得得，來回跑個不住，情形十分緊張，胆小的人們驚的心頭亂跳，都不敢說話，杜爺闖在小酒館內，不得行動，滿想趕快恢復通行，好回店房安歇，鬧過多時，街上纔略寂靜了些，酒館裏的夥計交頭接耳，似乎是談論着甚麼消息，一個伙計從外邊跑進來說道，行啦，抓了好幾個江洋大盜，聽說都能飛檐走壁，賣膏藥的練把式的都抓了，聽說還有個癆病老頭，這案子纔棘手呢？不是賈大老爺那裏來幫手，就許辦不到，聽說還走漏了幾個，還要繼續追捕，杜爺心想，前日所見賣膏藥的那人，和店房所遇的那個帶病的老者，的確算得上是古怪，也許是巨盜狂寇之流，不然自己問他的名姓，他何以那種隱諱？這時街上已有了行人，杜爺便

離開酒館，轉回店房，剛到了街口，店小二便跑上來說道，我的爺你快不要回店啦，咱們店裏人都抓光了，連那病老頭也給帶去了，你老人家虧得沒在家，杜爺聽了，纔要向小二動問經過情形，店小二急道，那不是抓人的又來了，杜爺心中一怔，畢竟那位怪客是甚麼人物，且看下回。

### 第十五回 探虎穴黃夜識俠客 投軍營絕域立奇功

杜小明回到店房街口，迎頭遇着店小二告訴店裏抓人的事情，恰巧從東邊走過兩個更夫，小二已成驚弓之鳥，向杜爺說道，那不是衙門人又來啦，杜老看去是兩個更夫，向店小二道，衙門人我們怕他做甚？咱們又不是匪人，你不要大驚小怪，我還是回你的店房歇着罷，店小二道你老人家不怕麻煩成，說着回到店房，幸而抓人的也沒有再來，到了次日凌晨，杜爺便付了店賬，打算在附近莊村訪察一番，夜間再作探察虎兒埠的行動，他出離鎮口，見道上尚未有人行，施展開輕身急行術，向着東南大道，急行一陣，登時越過兩道嶺埠，一帶河流，東邊一片殷紅，衝破大地黑暗，道上行人也漸次多了，杜爺收住輕身術，步行前進，走不多遠，只聽得前面呀呀響成一團，原來一太幫小車子，載着成包的糧食不知往那裏運送，前面正是個慢長坡，那些車夥子非常吃力，當這秋高氣爽的季节，早晨已很透着涼意，可是那些車夥子人人累的汗流滿面，張口氣喘，小明走至近前



看他們很是吃力，幫着他們一輛一輛的拉上高坡，大夥兒對他甚是感激，這時恰巧一個推車的半道犯了喘病，要攔接腳，小明問了這幫車子是往虎兒埠送租的，心想莫若假裝車夫混進去看看到底買家是怎樣氣派，遂說自己也是往虎兒埠去的，願意幹這腳程，不把腳錢也沒有關係，車夥子們自然滿心歡喜，只是看杜爺不大像個勞力人，遂向他說道，這車輛載着七八百斤重，可不是鬧玩的，你能推得了麼？杜爺也假充內行道，這是丟下的舊買賣，就是再加上三二百斤也不成問題，大家甚是喜歡，讓他試試看，杜爺的功夫已經練到骨弱筋柔，心靜神虛，舉千鈞不重，視毫釐不爽，這幾百斤的重量到他手，和拈泥丸差不多，那裏放在心上，可是他推着車子走了沒有幾步，別人看他不行，說這樣的架式推到那裏就得累死，杜爺笑道，那你們就不必管啦，反正到不了地頭不要你們的腳程，那些車夥子們聽聽杜爺心說，你自己不要性命誰待管得，他們各自逞強緊走一程，車子走的越快響的越歡，隔着一幾里地就聽得呀呀震耳，一氣跑了好幾里地，那些車夥子沒有一個不是汗流夾背，再看杜爺，從容無事，鬚鬢一絲力氣也沒用，那些推車漢看了十分納悶，齊聲贊揚他的氣力，平日自恃好車把的漢子，到此時也甘拜下風，他們只知道奇怪，却不知杜爺是有絕頂武功的人，不和他們笨漢子一樣，「行行重行行」，向午已過，早到了虎兒埠，四外送租的車輛和趕會似的往這裏集中，好容易挨着號領得籤，才得到上和，賬房先生的權威極大，每一口袋徽都待經他

親眼過目，他說行了就行，他說不行就要原封駁回，重新來送，別說還要損失，就是窮工夫也賠不起，佃戶們很怕過這一關，見着賬房先生比泰維天神還利害，所以那些採着狼尾巴的賬房先生們，作福作威比地主還要利害幾倍，這幫車子好容易走通這一關，把自己汗血播種來的糧食，一袋一袋的送入人家的大倉裏，這纔掉下心病，杜爺也借着這機會出進了幾錢，廣大的宅院雖然不能全部驟探得到，畢竟比較未進門還強些，同時在路上和車夥子們談話之間也得到一些消息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假託到東村有事情，辭了車夥子單等夜間行事，車夥子把着四百京錢給他腳程，小明道，我這是順便幹道兒，又費不着我的工夫，留着你們打酒喝罷，我是不要的，說着很快的向東走去，車夥子還在招呼他，他却頭也不回竟自去了，這幫推車的也覺好生奇怪，杜爺走出莊外，在附近瞭望一會，這個村莊後臨高埠，前面是一道曲河，從莊東頭折向北流，繞着高埠向西北下去，河兩岸栽着幾行楊柳，兩岸現出遼闊的沙灘，映着經冬常度的柏樹林，雖算不得名山大川，可也種得起是藏風聚氣的好所在，杜爺繞着村外轉了一週，行至西北角下，有十幾匹馬迎面跑來，馬上的人都是武師打扮，個個長的鬼眉惡眼，張着不可一世的神氣，走近面前，有幾個人向着杜爺狠狠的瞪了兩眼，杜爺一望就知道是賈家護院的打手，杜爺假裝行路之人，順着斜道向北去了，馬匹也進了西圩門，停不多時聽的村內發出一陣陣搖鈴聲音，像是演武的動作，只看到幾樣事情，便知這賈家

不是善良之輩，杜爺心內有了根底，只得夜間再作進一步的探察，杜爺找到所在休息，但待晚間行動，不多時紅日西沉，天色漸漸的昏暗，歸鴉晚噪，宿鳥投林，宇宙間的景色全被黑暗吞沒，時間一刻一刻的演進，由黃昏轉到黑暗，由黑暗轉入深更，許多人類都陶醉在黑甜鄉裏，正是夜行人行動的好時間，杜爺早換好了夜行衣服，順着虎兒掉的東坡溜到河堤，幸喜的天陰月黑，無手不見掌，迎面不見人，陣陣北風搖撼着老樹發出虎虎的吼聲，似乎夜之神特意發揚他的威嚇使人恐怖，然而藝高人胆大，在懦夫戰慄的氛圍中，正使得英雄豪傑們感覺興奮，杜爺深喜這方便夜色，精神倍增，順着河堤南行，越過小橋到了東南角，聽得村內更夫初報三點，杜爺施展輕身提縱術，笨地一躍，翻上圩牆，再一翻身輕燕掠雲飄落在就地，在漆黑的深夜，看不到一點景色，聽不到絲微聲息，行動十分困難，幸而白天來過，大概情形探明白，順着夾道北行，繞到西北角下，翻進院內，各屋都沒有燈亮，似乎這院裏是沒有人住，又越進南邊一層院子，這層院子是正北七間高大臺房，南面映着對廳，東西各有配房，院中影影綽綽着幾株花木，正面臺房西間燃着燈火，隱約聽得有婦女說話聲音，杜爺知道這是內宅，纔想到別院窺探，忽由東南角下月亮門走進一個提燈的小廝，杜爺急忙隱蔽身形，暗地看這小廝登上臺階，喊了聲大奶奶，裏面走出一個十幾歲的丫頭，望着那小廝咄了一聲說，我當是大太爺回來呢，天到這時候你來做甚，那小廝道，大太爺回來

還早着呢？讓我來向奶奶要壺團茶，好幾個人都喝醉了，我們今夜怕又得不到睡覺，那丫頭四身返到內間，少時拿出一個包兒遞於那小廝，小廝接過提着燈籠轉身就走，杜爺遙遠的在暗中眼隨，出了月亮門，飄着夾道南行，越過兩重門戶，往西拐進了垂花門樓，轉過映壁，順着走廊又進入一重院子，杜爺止住脚步看時，這院子和別的院子大不相同，別的院都是黑洞洞的，這院各屋子燈燭輝煌，院內燃着四個大提燈，照耀的裏外通明，常羞小廝頻頻出入，顯着很忙碌的樣子，這種情形從門內進入是不行的，杜爺後退幾步，施展輕功竄上東廊，伏在瓦脊背面，轉到正廳後面，打算從後窗窺探些動作，那知後夾道也是照樣燃着紗提燈，還有幾個人持着兵刃，大概是護院的壯勇，這地方更不行，杜爺又復越到前面，登時發現了一個好機會，這院內有兩株合抱參天的豆松，枝葉茂密，像是一團綠錦攢聚，真是風括不透，雨打不開，一條橫枝高壓簷角，下面正臨着一個大窗戶，杜爺將身一縱，竄到樹顛，分枝拂幹，轉到簷前橫枝，攝息潛蹤探察裏面的動作，恰巧窗紙有幾個孔隙，還可略辨裏邊的人物，杜爺順着孔隙向內張望，只見裏面擺着四桌酒席，已經吃的杯盤狼籍，有好幾個人歪着腦袋仰在方椅上，看樣是吃醉了，正中桌上坐着一位穿花袍帶挽袖的公子，生的濃眉大眼，面帶凶惡之色，同幾個人談話，坐上的客人似乎都在仰承他的顏色，大概這人就是賈迎春，迎面坐着兩人，都是三旬左右年紀，一個是蜂腰圓背，黃黃的臉堂，劍眉深目，隆鼻方

口，一個是肚大腰圓，肌肉阻起，高鼻大耳，滿面橫肉，兩腮鬚子歪，像個豬毛籠嘴，穿襲的闊綽入時，這兩個傢伙似乎就是首席人物，其他的人雖然不能全看清楚，但所看到的多半都是武人打扮，他們的講話忽高忽低，有時一字不闕，有時聽得很清楚，賈遇春忽然說道，今天這酒宴是特給哈莫兩位賢弟慶功洗塵，我們大家高興可作長夜之飲，惜乎老黃沒有來，底下便聽不清楚，那胖傢伙笑道，不管官司兩面有人敢正視這虎兒掉就叫他活不長久，東北「墓子」雖然難煮，但在我們哥兒倆的手掌還反不起去，將來我們的工程完畢，賢家營那夥子我們也要挑他的鬍子，杜爺聽得這話，心中不由發怒，幾乎要跳下去殺他幾個，這些狂徒知道利害，但這時是不容自己這般做法，只得強按住性子再往下聽，賈遇春又不知說幾句甚麼？那胖子又道那是大太爺不放手，李員外還不和陸……底下聽不十分真切，最後一句是小小龍駒寨，立時教他化成灰燼，杜爺聽到龍駒寨三字，似乎很是耳熟，驀地想起潘爺述說陸秀才遇害的事，曾說到龍駒寨李員外家的事情，這些東西現在又想和他們作對，他是潘爺的好友，當然不能不管，正在這樣想着，忽聽那個黃臉堂的說道，老莫你不要太興奮，「東北墓」黨羽甚多，我們雖然捉得他幾個，還恐不能剪草除根，應該嚴加戒備纔對，那個胖傢伙一聲狂笑道，我們這裏雖不敢說是虎穴龍潭，可是這樣的沙宅大隘，比得上銅牆鐵壁，又有我們弟兄在此，甚麼樣的歹人也進不來，若有來的那除非是鬼，這胖傢伙一言未

了，院內的松樹枝略吹一響，枯乾的松葉簌簌下落，杜爺正在側耳傾聽，却被這一響嚇了一跳，急回首上望，倏見一條黑影疾如閃電，一晃就不見了，杜爺一個鯉魚打挺躍到樹梢。接着翻到東跨院，同時這院內招呼有賊，一陣混亂起來，杜爺追着那條黑影越了好幾棟房，黑影在前疾如鷹隼，忽隱忽現，終是追不上，惹的杜爺性起，抖擻精神緊追不捨，一定要趕上看看是甚麼樣的人物，可是那條影子，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，任你屢騰的如何迅速總是近不得他，兩條影子在這廣大宅院上下翻飛，輕如落花飛絮，疾比閃電流星，有如鬼影夜騰，妖魔鬼魔跳腳，經這一鬧，各院燈籠火棍一齊躍起，家丁人等執着明亮亮的刀槍，齊喊拿賊，同時裏邊也有飛騰功夫的人，翻到房上拿人，杜爺追着那條黑影和買家的人迎頭撞上便交起手來，迎面的人厲聲喊道，何處短命鬼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留下狗命再走，杜爺並不答話，一口寶劍上下翻飛，力敵住數人，綽有餘裕，可是自己追的那黑影早不知騰向那裏去了，他在房上正咄門着，燈火也隨着湧進這層院子，齊聲呼喊拿活的，杜爺趁着燈光右腳一抬，早有一個人滾了下來，接着寶劍橫掃，一個海燕掠水式划過又有兩個翻落在地，撲通兩聲，就像摔了兩條死狗，這時忽由西房上竄過一人，一擺手中折鐵雁翎刀，喊聲閃開，待二太爺捉這小輩，杜爺颯去，正是首席坐的那個黃臉傢伙，急忙接手，鬥了數合果然和先前幾人大不相同，杜爺變了幾個勢子，使了幾乎絕招，都沒有奈何得他，知道這人不可輕敵，自己

力敵數人已經鬥了多時，那再好和這勁敵久鬥，找過空兒竄上東房，後面嗖的一聲打過一種噹噹器，杜爺俯首躲過，不知怎的，那支噹噹器忽然返射回來，直照黃臉堂那人打去，接着那條黑影一晃又不見了，杜爺也隨着向東竄去，那人經噹噹器這一返射，也十分吃驚，一行追着喊道，小輩有多少餘黨，只管一齊來，那些燈籠火把，也隨着擁上來，杜爺這時已經從外垣牆翻到東夾道，正要飛上圩牆逃走，不意夾道內也有埋伏，鉤杆齊舉，數人勇猛奔向杜爺，在這狹隘的夾道又是黑夜，杜爺不敢戀戰，揮劍砍翻一人，一躍登上圩牆，翻身墜下，下面正是一道柳堤，向東不遠就是河道，亂樹交柯，格外黑暗，杜爺脚甫着地，那條黑影又在自己前面一現，杜爺心中大怒，「你敢與杜某開玩笑？我到要看看你是甚麼東西」，杜爺說着緊追上去，那條影子若即若離，引逗着杜爺靠近河身，霍地一躍落到沙磧上，杜爺也不甘示弱，使個老虎跳湖式，雙足登空，竄過河去，這條黑影却不再飛，一人向着杜爺說道，你這賊竊香夜入人宅院，不是老師看見，不知怎樣爲非作歹，杜爺聽得這話，更加惱怒，揮劍上前，直取那人，那人赤手搏鬥了幾招，哈哈大笑道，你敢和老師比量，還算不差，有膽量跟老師來，說着飛身向東竄去，杜爺那裏肯捨，趕了一程，迎面就是一片山楂樹林，那人便竄入山楂林內，杜爺一步不捨也隨着進入林內，山楂樹原是雜地叢生，亂枝交錯，樹身並不高，夜裏望去髣髴一叢一叢的亂墳枯塚，這種障礙地方，如何能够交手打仗？那人竄到山楂林，

騰挪跳躍，空裁樹間，比猿猴還捷便，杜爺總是近不得他，杜爺急道，你這良賊有眼量咱們空關地帶比試，這魔鬼鬼祟算得甚麼好漢？那人答應一聲，好小子跟我來，像是一團旋風竄到林外，杜爺緊追出去，在林外鬥了幾合，那人撒退又往東跑，杜爺一步也不敢放鬆，一行道着罵道，賊囚，你不快說實情，我豈不能放你逃走，那人停住脚步再鬥，杜爺想急於取勝，施展出家傳的七步蛇行滾魂劍，一縷寒光繞着那人的肩背橫割下來，那人真也了得，見來招利害，身形一縮，使一個抽梁換柱式，右手上托，左手照定杜爺右腕往外一推，身子早立在光圈之外，這一劍掃了空，杜爺不禁暗自吃驚，換一個仙猿獻果勢子，仰空虛劈一劍，寒光一閃倒扎下來，那人一個迴風倒轉，後退二十多步，嚙道好狠的着數，說着腰間嘩啦啦展開一件兵刃，便和杜爺決鬥，那件兵刃不是趕棒，不是長鞭，像一條怪蟒張牙舞爪的攪人，分明又是如意鐵連環一類的東西，小明幼時曾聽父親解說過這棒兵刃，現在遇着勁敵更加當心，一口劍遮身蓋頂，閃展騰挪，護住身體，專伺敵人隙漏進取，可是敵人方面也尋不到半點破綻，那件兵刃像蛟擺尾似的，抖起好幾個圈子，繞上身來，這又是鐵連環的着數，杜爺在風像親眼看見小姑娘揮劍斷連環，戰勝蕭九爺，他也乘機用劍撥那圈子，只聽得噹哪一聲，火光迸出，杜爺就地一滾脫出圈外，那人便收住那件怪兵刃，又復向北竄去，杜爺暗想山真道上除了蕭九爺還有誰人使用如意鐵連環？蕭九爺現在不會出來，莫非他還有徒弟在



江湖行走，杜爺雖然這樣猜想，可是對那人總不肯捨，心說今天總然死在你手，也要看看你是甚麼人，杜爺一行想着，又復追上前去，那人腳不稍停，直往北奔，一氣跑了約有十幾里路，來到一座古廟前，那人停住脚步，杜爺喝道，便到你的巢穴俺也不怕，說着衝上前去，那人哈哈笑道，朋友且慢動手，說着手裏散出一團自來火光，現出自己面目，杜爺看了不禁目瞪口呆，原來戲耍自己半宿這條黑影不是別人，正是蘭陵旅店內那位帶病老者，「唉，原來是你，」杜爺了解對方人沒有惡意，已將寶劍插入鞘內，這時遠村發出幾聲嘍囉鷄唱，似乎是替這兩位奇士唱出和平歌曲，杜爺被這老傢伙戲耍半宿，真是啼笑皆非，遂向老者說道，咱們無怨無恨，前已識荆，未喻大名，何故戲弄杜某，那老者笑道，得罪得罪，此處講話不便，且請裏面坐地，不但有話詳談，還給您介紹一位朋友，杜爺急欲知道這位老者的來歷，不管他是懷着甚麼意思，也要看個究竟，老者讓着杜爺登上山門的石階，進了廟門，這座古廟正中五開大殿，東西各有配房，院內有兩株古老的白棠樹，有如華蓋遮滿庭院，南牆根下密密叢叢長着珊瑚修竹，四週並無人家，野味蕭然，得也古雅清靜，老者頭前進了東跨院，北面三間草房尚有燈光，老者喊道賢弟開門，有客來了，快來迎接，門兒一響，閃立一人，又使杜爺吃了一驚，原來這人不是別位，正是蘭陵會上那個賣膏藥的漢子，那黑漢見着杜爺笑嘻嘻的，依然作出賣膏藥的姿態，掃地一揖說道，我當那位，原來是老主顧，快快請進，

杜爺也周旋一句，心想天下人還有你們怪麼？這屋子正面擺一張木桌，兩邊放着兩條木凳，靠南窗支一盤土炕，別無陳設，杜爺檢一條凳子坐下，那黑漆捧過一杯半溫不熱的乏茶放在杜爺的面前說道，朋友，你辛苦了半夜，請吃杯茶解解渴，杜爺面對着這些怪人怪事，滿腹疑團，實在不能不問，遂向兩人抱拳問道，小可在蘭陵會上聽說二位都被官家捕去，怎的到了這裏？你那資恙好的如何這般快，老者笑道，這些話很慢慢告訴，我先給介紹，這位便是鳳城通靈怪俠武鎮北，老朽是遼東人氏，姓劉，名叫鐵玉，人稱追風普陀的便是，前日簡邊還望壯士海涵，但不知壯士上姓高名，可否見告，杜爺笑道，俺的名字向不隱諱，小可家住雁門，名叫杜小明，外人奉承一個渾號叫小春申，老者道，原來是杜爺，失敬的很，雁門杜星樞老前輩，尊駕可知，杜爺起立說道，那便是家父，已經去世了，劉鐵玉急忙起立說道，原來閣下是杜老英雄的哲嗣，怪不得這般英武，老朽有眼無珠，幾乎失之交臂，今夜的遇合正是天假其緣，俗說不打不交，他們既經交過手，彼此功夫也都顯出來，更是互相傾慕，自然越談越親近，小明又問起二人爲甚麼到山東來，又爲甚麼喬裝賣藥，爲甚麼遭到官家捕捉，又如何得脫來到此地，劉鐵玉望着武鎮北縐眉頭道，這些事讓老朽一從頭向杜爺報告，真覺亂絲無頭，不知從何處說好，賢弟你可向杜爺簡略的說說，武鎮北笑了笑說道，這話說起來長啦，小可祖居遼東鳳城縣多寶山下，開藥店出身，小可自幼愛好練武，又有點

笨力氣，七八歲上便跟着練把式的學着跳跳蹦蹦，也得到三招兩手，只因根底太淺，量小易盈，便自恃會武打些不平，有一次受了很大的污辱，幾乎把性命送掉，纔知道自己功夫不行，由是立志練武，終於投到劉坤山劉老英雄門下，說到這裏一手指着劉鐵玉道，劉老英雄便是我這大哥的令堂叔，杜爺聽到這裏，插言問道，劉老英雄是否外號人稱劉麻子？武鎮北道正是，杜爺何以知道，小明了道，幼年常聽家父提及，可惜緣慳分淺，無由瞻拜，今日得見二位，實是三生有幸，說來更不是外人了，劉鐵玉也容氣幾句，武鎮北又繼續說道，我在師傅近前多少得到點滴藝業，也不過拳石之與泰山，涓滴之與江海，實在是辱沒師門，在江湖闖蕩幾年，雖然沒有創出甚麼事業，可是醫奸除惡，一本着江湖道正義去做，可是世上的不平多如牛毛，一個人能看見多點，管得多點？我這纔悟到「天下溺援之以道，」並非援之以手，由是灰心喪志，不願再在江湖闖蕩，可是像我這根底淺薄之人，又不配名山寄跡，修道自誤，茫茫宇宙何處是個歸宿？我這位劉師兄那時在奉天省東邊鎮台衙門當差，勸我投向軍營也好謀個出身，我便投到邊防營周標統那裏，當一名弁勇，適逢東山溝魚達子作亂，周標統奉令勦平，論功行賞，連我這一名弁目也升成隊長，我們營下有一個正目，姓哈名叫哈得明，原是綠林出身，外號叫做飛天烙鐵，此人武藝精進，驍勇異常，東山溝一役，建立戰功，周標統甚是喜愛，一力提拔，破格升用，不到一年，由一個頭目，升成哨官，這樣越級升遷軍

營中從來少有，周標統對他堪稱是天高地厚，如果他這稍有人心，對這樣恩上，總該感恩圖報，誰知他狼子野心，恩將仇報，有一次犯了重大軍規，論理應該斬首，周大人愛惜他是個人材，責打他四十軍棍，押到監獄拘留半年，然後徐圖成全他，誰想匪性難馴，從此恨上周標統，在監內聯合他的黨羽，和幾個有名的胡匪首腦，反牢越獄成功，竟將周標統滿門殺死，這也罷了，凡和周標統有關係的人，一個也不能幸免，只因我給周標統當過弁勇，他也認爲我是周大人的私人，可憐我的老母弱妹都被這狠心賊殺了，我這無用之人，罔極之恩未報絲毫，連累老母慘死，竟成一個百死莫贖的彌天罪人，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實在是玷辱祖宗，侮慢神祇，本當早把這軀殼委棄溝壑，稍贖罪愆，只因大仇未報，纔腆顏苟活，武鎮北說到傷心，不禁流下淚來，杜爺聽了也自嗟訝不已，武鎮北又繼續說道，那賊作下瀾天大孽，自知天地不容，索性又在綠林拉起干來，作了不少的案件，官兵幾次勦捕，也奈何不得他，我報仇心切，自知力量不夠，纔邀請我這位師兄幫助，我這師兄眼界寬廣，武功超羣，白山黑水間的英雄豪傑，都有交情，幫同我聯合各方豪傑爲人類除害，官家也因爲周標統的案件雖然捉到幾名脅從正法，可是首魁未獲，追捕依然十分緊急，這賊子狡猾異常，見風頭不順，早已鴻飛冥冥不知逃向何所，去年有個消息說這賊逃到山東，我也曾喬裝穿藥來山東訪察過一次，沒得到絲毫蹤跡，心中十分難過，我這位師兄奮然說道，丈夫報仇，十年不晚，這樣

陰狠賊子若教他逃出手掌，決不再在江湖行走，我這師兄義氣深重，他辭了官差，幫同我尋覓賊人，後來在龍首山一個前輩那裏，得到一個消息，此賊確在山東，我便決定同師兄再來山東，事起湊巧，鳳城郭洽新郭大人除授山東沂州府知府，郭大人原與周總統是至好的朋友，對周總統的事時常留心，這次除授沂州，聞知山東多盜，特聘我這位師兄隨衙幫忙，名義上是在府裏做事，實際上就是賓客，我這師兄厚情難却，答應了郭大人，郭大人預定夏秋之交到山東接任，我們哥兒倆便先來山東暗地訪察，這次一來到蘭陵，就聽得地方上兩年來發生過不少的離奇案子，有些地方頗似那險賊所爲，由此又加一番詳細調查，纔知道有個惡霸紳士賈過春，手下養着不少的江湖人物，我便疑心到哈得明幾個亡命，或許混跡在內，因此就在這一帶蹤跡起來，上天不負苦心人，這次果然被我們發現了他的蹤跡，那天我在市上賣藥，忽然有一夥人馬經過，人們都說是賈府上的，我一眼看去，第三匹馬上坐的就是險賊哈得明，恨不能立時將他捉下碎屍萬段，無奈師兄不在近前，我又不是他的對手，只好回身隱蔽，那賊也向我投了兩眼，佯稱去了，過了兩天鎮上便捕拿江湖賣藥面生之人，我們哥兒倆不願給鎮上添麻煩，老老實實被他們捕去，本想到衙門解說一下也就無事，誰想半道兒要先解往虎兒埠，我這個人若是被哈得明看上，決沒有活命的道理，無奈烏入籠籠已無法解脫，幸而我這師兄就專氣柔骨法，無論是繩細索綁，都不能束縛得住，行至馬河口他便把脚一

際，繩索脫落，遁走了，這一來我更倒噐，綑綁的更緊了些，解到賈府就把我填到一個黑暗的囚室，等待明天問話，又虧得師兄夜入賈宅趁着他們慶功飲酒的當兒將我救出，湊巧的很，師兄進入賈宅之初，就發現你杜爺的行動，所以讓我在此等候，把大駕招引了來，這便是已往大概情形，杜爺千萬不要見怪，武鐵北逃了已往經過，杜爺聽了纔纔明白，遂向劉鐵玉重又施禮說道，原來劉爺是新任府尊的上賓，更兼義氣深重，益發使人起敬了，在店房初遇的時候，我看劉爺那清瘦病容，風兒就能刮倒，誰知就是擒龍射虎，叱咤風雲的人物，追風普陀笑道，我那病和武賢弟的膏藥是一樣裝作出來的，當時不露姓名的原因，就是爲負的任務甚太，並且府尊還未來到，我這名字尤其不應暴露，今天不是遇到杜爺你，我的姓字還是不能道出，所以人們的遇合是很難的，明是志同道合之人，往往交臂失之，杜爺點頭道，誠然，在我初遇到你們兩個怪人的時候，真疑心，你們是江湖上的暴客，武鐵北也笑道，可不是呢，您買我膏藥的時候，我覺得你就是賈府上的人，說着三人一齊哈哈笑了，劉鐵玉道，現在賊子的蹤跡已經訪到，不怕他飛上天去，還有一樁重要事情，我在未登程之前，我同郭大人受到鎮國禪師的囑付，到了山東之後，務必去拜見一位大俠，以後有事便好辦，現在到了山東，因了武賢弟的事累贅，還不會去得，杜小明道，但不知劉爺要會那一家？是怎樣的人物，追風普陀劉鐵玉現出很嚴肅的顏色說道，此人義氣干雲，武藝超衆，陸搏犀虎，水

斷蛟龍，賁育不足盡其勇，羿莽不足競其術，非你我弟兄可比，此人原籍京兆，現居山東寶家營，姓寶名勝來，杜爺聽道風音陀提起寶勝來這般推崇，心中更加喜悅，帶笑說道，未知老兄幾時與寶爺相識，劉鐵玉道，老朽緣淺，直至現在還未拜識，這位出類拔萃的英雄，不過他的爲人和藝業都是饒國禪師親口講的，決不歪「阿其所好」，並且還在洞庭鏢旗大會取得王旗尊號，天下英雄望風引領，爭願一睹勝字旗的色彩，現在關外的前輩英雄都願這桿勝字旗飄到關塞極邊，爲慕義強仁的英雄豪傑們作個領導，就是郭大人到任時也要醫謁王旗拜訪英雄，這樣英雄怎不令人敬慕？杜爺可會曉得此人，杜小明微微笑道，豈只曉得，我與他是結拜的生死患難兄弟，親同骨肉，幾年來我便拋棄家鄉，來到山東，同寶兄成立鏢行事業，我們兩個原是一人，劉鐵玉驚道，怎的，杜爺又是寶英雄的結拜兄弟？老拙有目無珠，太失禮了，來日拜訪，還求作個引見，庶免冒昧，小明笑道，理當代寶大哥迎接二位，武嶺北道，這次來山東，既值到險賊的蹤跡，又得認識當代英雄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惜乎鏢旗大會我輩未得躬與其勝，以瞻天下英雄丰彩，杜爺含笑得意的說道，若說別的事小弟不敢說通曉，提起鏢旗大會，却是無人再比我知道的詳細，二位仁兄還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奪取王旗的並不是勝來大哥，乃是他的令媛雲英寶小姑娘，纔剛剛十三歲，遂將自己同小姑娘如何赴鏢旗大會，小姑娘如何戰勝老廣慧，取得王旗尊號，在場英雄無不歡悅尊奉，末了蘭陵陸秀才之

子陸路平如何隱逃家遭慘劫，仇人勢力浩大，請求小姑娘作主，小姑娘便將陸路平送往北京，我們回到寶家營之後，便讓我來打探陸秀才案件消息，因此夜入賈宅，得與二位相會，實在是天假其緣，二人聽得杜爺這番談話，不由得神魂出舍，目眩耳鳴，暗思十來歲的女孩子，竟有如此高大的本領，五湖四海有名的豪傑都不足和他交量，看起來真是「人不可相，海不可量」，追風普陀劉鐵玉，和通靈怪俠武鎮北，恨不能立時趕到寶家營，以觀義氣深重的英雄，和天下共仰的旗幟，三人談話之間，天已向曉，一同離開這座古廟，依着武劉兩人就要同杜爺先往寶家營拜見杜爺，小明道，早晚是要相見，我們既是前來辦事，須將事情佈置周密，不教他出半點參差，我們現在最好暗地監視，等待府台大人到來一發動手，並且我在夜探賈宅之時，似乎聽出這幫賊子要知龍駒寨李員外作對，這位李員外我雖不認識，但是我父親在時曾提及此人，並且又是朋友的朋友，萬一出點差錯，那我們不但愧對朋友，並且也失掉江湖道義氣，以兄弟的意思，先到龍駒寨看看，我便派人去請小姑娘同寶大哥親來迎接二位，劉鐵玉道，杜爺說的極是，只是小姑娘同寶爺迎接那是萬萬不敢當，三人越談越蜜切，直覺千言萬語，一時難以傾吐，談鋒又轉到哈得明身上，你當這哈得明是怎樣一個人物，值得諸位英雄這般注意，又是怎樣逃到山東投靠賈過春助紂為虐，趁着這個空當交代一下，原來這哈得明祖居興義縣渾水河，他父親也曾幹過武職，剝削了不少民脂民膏，集攬了不小



的家業，他自幼跟隨父親練武，仗着天資敏捷，上手就得到些着數，他又勤懇用功，日新月異長進了許多，雖不能說真功實底，但在子弟班裏他還算是錚錚佼佼，後來遇到異人傳授，武藝登峯造極，性情越發得高傲，父親去世之後，他交結些無賴酒肉朋友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爲，他父親好容易昧着天良，嘔着心血，弄來的家私，讓他揮手蕩盡，幸而丈人家是個財主，老婆便長川住在娘家，俗說「富人乍窮，寸步難行」生活的別扭自不待言，他又練就一身功夫，更是不甘寂寞，惹事招非，訛詐良善也成了熟把戲，親族們恐他一朝做出事來受了連累，湊集些銀兩，勸他從軍，並勉勵他說，「憑你這文武全材，定能克紹箕裘」，表面上雖這麼恭維，內心却是把他當作一塊臭屍移了出去，哈得明對將來的前途雖未放在心上，眼前白花花銀兩總覺熱辣辣的難捨，於是滿口答應，帶着銀子到了瀋陽，當然還是恣意揮霍，沒有多少日子又弄的妙手空空，不過這次花錢還得到了一點代價，就是在九門外一個妓館裏交了位萍水相逢的朋友，這人姓莫名赫，外號叫渾鐵球，就住在小河沿東屯子，生的膂力過人，自幼不務正業，專好玩槍使棒，武藝漸漸的有點成就，投到軍營混了沒有半年，便跑到山裏拉起杆來，幹這「字買賣」，自然比吃糧當軍油水來的容易，「拉磨一個秧子，踉倒一個屯舖」，都能揮霍一年半載，這樣無拘無束，真的給個小朝廷也不換，不想這次做了棘手買賣，驚動官軍兜勦，連窩子給挑了，傷了不少的同伴，渾鐵球莫赫僅以身免還算交運，

且此僧跑回家中，無論如何他是拉杆的頭領，窩子雖然被挑，畢竟還有些油水，花錢很不在乎，那一日在九門外認識了哈得明，彼此揮霍都是一樣的開手，兩人一見投機，後來又談到武功，又都是出色當行、越加親密，不是你請我吃酒，就是我請你叫局，在莫赫還不覺得怎樣？哈得明已經床頭金盡，陪奉不起了，這天渾鐵球莫赫來約他逛九門外，他懶洋洋的不愛動，莫赫對於玩逛是老行家，一看情形就知哈得明是空了口袋，從懷中換出幾兩銀子，塞到他的腰裏說道，走，溜達溜達多好，在家裏悶着幹麼，哈得明腰板一硬興奮便上來，同莫赫玩了一天，盡興而返，哈得明對莫赫很是感激，問起莫赫作甚麼生意，莫赫道，咱們這生意是來錢如水，不用花本，用錢如土，也不含混，您就請好罷，從此哈得明的揮霍全由莫赫供給，交情一天深厚似一天，兩人拜成生死兄弟，莫赫年長一歲成了大哥，從這裏醜態不避，莫赫將自己所作所為完全告訴了哈得明，並將拉杆的樂趣渲染一番，哈得明聽了也頗羨慕，莫赫將哈得明請到家中去住，商議怎樣再「結當子」重新幹起舊買賣，纔預備要動身，讓官家注意上，夜間帶着兵丁把渾鐵球的家勦了，虧得哈得明武藝不差，戳倒幾個公役和莫赫一同跑了，他這時人少勢孤，「當子」結不起來，若是常在碼頭市鎮逛遊，一旦落網，就許要命大吉，還是莫赫有主義，他向哈得明說道，現在風兒太緊，我們不覺得個安身所在，終不是頭？哈得明道，「當子」結不起來，那裏是我們的安身所在，莫赫道，現在防營募勇，憑我

轉哥兒倆總能吃一份，別看現在有人向我們直毛瞪眼，一旦我們披上二尺半虎皮，就無人敢正眼前看咱們，本來麼？「入伍爲兵，退伍爲匪」，兩扇大門對開着，任你出入，封建腐化時代原本如此，這套如意算盤莫赫敲的又熟又準，哈得明又是軍家子弟，走這條路也很願意，兩人遂投到東邊綠字營標下，憑他倆年青力壯，身竊膀闊的軀體，已經是標準丘八太爺，何況又會些武功，因此一入伍便紅起來，沒有幾個月的工夫，哈得明升了正目，莫赫也升了副目，軍營中一個頭目，雖算不得職份，但直接管着十來名弟兄，也有他的威風神氣，他倆又是揮金如土浪蕩人物，手頭很敞亮，同弟兄們吃吃喝喝是不在乎，這樣的人在社會上雖然視爲荒唐，拿到軍營中正合了胃口，因此一般弟兄對他也很愛戴，在營中也博得個小名頭，老百姓見着都是「副爺」「老總」的恭維，誰能說他是拉過杆，吃過好漢糧？莫赫說的一旦穿上二尺半虎皮，無人敢正眼看，那是一點不錯。這年正趕上秋操大閱，隊隊旌旗佈滿了操場，如虎如熊的軍士們俱各精神百倍，準備各顯身手，當然哈得明和莫赫都是其中的一員，天到中午本標周宗易大人，陪着閱軍大臣踏進操場，全軍山搖地動的一聲敬禮，兩位大人登上將臺，各營的軍官飛跑到將臺下報告人數，獻上花名冊子，又各自跑回汛地，廣大的人海浮着一團威風殺氣，沒有半點聲息，不多時一響砲響，隊隊人馬操練起來，和海潮一般衆良隨着前浪層層湧進，合在大隊裏操演，個人的優劣看不大出，哈得明和莫赫也不過滄海勺波隨

着起伏罷了，誰也看不出他勇猛過人，操演完了隊兵，接着操演馬箭，哈得明莫赫也都是選手，馬蹄子就在將臺的左前方，高懸「鵠的」，每人只准射三箭，中者有賞，少時擂鼓一陣，彎弓盤馬的勇士們，一排一排的挨着破射，每一枝箭發出，全場山摧海沸的吶喊一聲，只管大家都在盡量助威，發出去的箭却是十枝九不中，偶然一枝射中，都是歡聲雷動，爭誇身手，在熱鬧中間挨到哈莫兩人射箭，莫赫俯身向哈得明道，今天我們露一手給他們看，哈得明點點頭，莫赫已經一馬當先衝出，鼓聲起處嗖嗖，三箭並發，射中了兩箭，那一箭只差了半寸左右，全場一齊喝彩，得勝鼓擂了兩通，都說這樣射手，絕無人及得上，歡聲未絕，哈得明驟馬衝了出來，直向標杆飛馳，轉瞬間越過了界線，衆人方駭他越了規矩，總然射中也是白打，方駭疑問，只見他撥轉馬頭向後馳來，越過界線又有數十步，離着標竿越遠，衆人方疑他胡騾亂跑不會發射，那知人家這是故意賣弄身手，就在這時使個翻身仰射姿勢，連發三箭，第一枝第二枝不偏不斜從鵠眼中穿過，第三枝正在當停，在鵠眼當中，他的馬已遠距界線二百多步，全場人衆又是一陣歡呼，上至官長，下至兵夫，都用驚奇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，覺得這樣武藝人間少有，闖兵大人深爲喜悅，將他二人叫到臺前問了姓名，重重的賞賜，並勉勵兩人好好當差，遇機提升，兩人敬禮退下，從此周宗易標統大人，牢記着兩人名字，以待有了機會提拔重用，這天操演完畢，哈莫兩人的聲價增高了十倍，下級頭目前

來攀他拜把子，交朋友的更是不少，長官也另眼看待，他兩個得意洋洋自不必說，運去黃金減色，時來枯樹開花，人們的升沉否泰原無定準，有上埃就有下坡，得意時且莫猖狂，失意時也不必懊惱，只要動心忍性好好的幹下去，到了時候就許有個轉機，就如莫哈兩人亡命的時候，急急如喪家之犬，這時投到軍營，蒙到長官的識拔，夥伴的友愛，處處出人頭地，何等光榮，這也是他自己創造精博，假使他永遠安心幹下去，前途正是未可限量，無奈他器量太小，天生劣根性未退，終至半途而廢，重走下坡，也很可惜，天下的事情機會來了不是一樁，兩人遇到長官垂青，事事順利，就這樣緩慢的熬下去，他不愁沒個出路，恰巧這時又逢着東山溝魚達子作亂，臨江數縣都受遭殃，屠殺了幾個村莊，官民心驚膽怕，練勇縣捕也會剿過幾次，豈奈魚達子這股人馬驍悍異常，官兵處處失利，不但未能制服他，反給地方上更惹下禍端，地方官報到上憲衙門，撫軍會銜令綠營錦字標周統領率全軍人馬，火速前往勦平具奏，周宗易接到這角火急文書，立時集中隊伍教場聽點，向全軍鼓勵一番，拔營出發，向東山溝浩浩蕩蕩進發，果然大軍到處，匪人望風逃遁，不幾日到了臨江榆樹谷下寨，這裏距達子的老巢僅有二三十里，魚達子佔據着東山溝壺口地帶，此處地勢險要，樹木叢雜，只有一條羊腸小路可通，溝內三四十個屯子，都被他火併，聚眾千餘人，立了四個大木寨，以為犄角，他的徒眾都是爬山越嶺的野漢子，勇猛無比，少數官兵不敢惹他，在這山高人遠的

地方，他便以為這是天下無敵，有了勢力便不愁無人捧場，起先也不過是些不見天的野人，後來漸漸的也有失意的知識份子參加替他出些主義，勢力越擴張越大，就想向外發展，樹大招風，惹下這場禍來，周統領的人馬，安營紮寨，堵住山口，曉諭全軍用命，射人射馬，擒賊擒王，有能擒獲魚達子的重加升賞，臨陣退縮，聞鼓不進者按軍令治罪，號令完畢，發砲進攻，雖然魚達子的人馬，不足抵抗周統領的紀律之師，可是在這高山險谷地帶，又有堅固寨柵，官軍一時也難以尅服，這天四寨的達子兵傾巢出犯，官軍前隊不支，牽動後隊，那些野漢漫山蓋地而來，勢甚危急，這時武靈北正跟隨周大人，他奮勇持着鋼刀衝入賊隊，殺的賊兵紛紛退後，隨着官軍中又衝出幾名能爭善鬥的勇士，和虎入羊羣一般將賊隊攪亂行列，哈得明，莫赫就雜在其間，哈得明向莫赫說道，大哥隨我去搶頭功，哈得明頭前衝入賊隊，逢人便砍，登時衝開一條血道，哈得明練就一身輕功，縱越崎嶇山谷如履平地，莫赫也不甘示弱，隨定哈得明衝近木寨，翻身一躍，和一對老鴉似的飛進木寨，登時寨內黑煙衝天，烈焰飛騰，賊兵見大寨被焚，自亂起來，官兵隨後掩殺，四個木寨都攻下來，達子兵滿山滿谷，爭相逃命，有本領的都攀藤附葛登峯越嶺而逃，在紛亂之際，哈得明追着一個穿黃衣的頭領，飛上北山峯，那黃衣頭領也極驍勇，在山坡和哈得明鬥過四五次，像兩隻野獸在牛山中搏鬥跳躑，將及絕嶺，那黃衣頭領却被哈得明抓住衣襟，兩人哈得一團滾將下來，下面官兵一齊

納喊上前接應，及至滾到山坡，哈得明霍地躍起，捉着那人飛奔下來，到了周大人馬前，就地一摔，早有人將他捆了，經擒獲的賊兵認出正是魚達子，周統領這一喜非同小可，下得馬來撫着哈得明的肩膀笑道，你這身超羣的本領，正可替國家出力，將來封侯取相你也有份，定勝老夫百倍，這一役全是你的頭功，回營重加升賞，再保舉你的職分，周大人說着從腰間解下一柄龍泉寶刀，親手付與哈得明道，這是老夫祖傳寶刀，先將軍征西時仗此刀將塞旗，立下不朽功業，先將軍又將此刀傳與老夫，曾說此刀須有功國家，才德俱全之士方可佩帶，老夫賴先人餘蔭，得任軍職，自慚無才無德，辱沒寶刀，爾今生擒酋帥，立功絕域，堪當此刀主人，異日勦勞王家，勿忘老夫這番意思，哈得明打半跪謝恩，雙手捧過，其餘出力人員回營聽候賞賜，哈得明這場榮耀，軍營中從來少有，滿營將兵人人羨慕，周大人都率將兵救滅餘燼，安撫黎民，並曉諭魚達子部衆，放下器械，即是良民，不准百姓舉發，「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」這樣寬大處理，就是魚達子的逃散部衆，也打消了反側恐懼，恩風並施，人人歸心向化，多年不安的東溝一帶百姓，從此安居樂業，自然人人歡喜，簞食壺漿，犒師勞衆，周統領一面申報上憲，一面安撫地方，忙祿幾天，一場大事辦的井井有條，率領全軍，押着俘虜，回到海國城原防，將哈得明敘了頭功，並其他出力人員，具摺保奏上去，另派囚車將魚達子同幾個賊目，解到省城，魚達子梟首正法，上憲對這次勦平東山溝非常喜

悅，全軍官兵悉加升賞，特准周統領的保舉，哈得明除左營哨官，賞銀二百兩，莫赫武鎮北，暫以隊官用，各賞銀百兩，其餘人員，不必細載，這件公文來到，周大人滿心愉快，先將文書通知各營職膺賞人員，當晚備了幾桌豐盛筵席，與哈得明等賀喜，並邀全軍官員作陪，這次不論職位高下，讓哈得明坐了首席，周大人當衆把哈哨官的功勞宣揚一番，未見面的同僚都給介紹了，周大人親自把盞三杯，大家開懷暢飲，長官對他這樣推寵，大小官員誰敢不奉承他，當場懇切熱烈的應酬自不待言，哈得明儼然成了天之驕子，內心好不欣慰，席終安罷，各官紛紛辭去，周大人單獨留哈得明書房談話，親手把一杯茶遞到他近前，含笑說道，老夫平生愛才如命，今見哨官英武絕倫，堪作國家棟樑，脫刀相贈，將你保舉上去，已蒙恩准，老夫甚爲喜悅，你須知一官在身，責任加重，非比尋常，此後須要加倍努力，好好當差，庶幾上不負國家恩養，下不負老夫識拔，他年封侯，不特老夫光榮，就是龍泉寶刀也增光生色，現在你的功勞是立了，你的名字也書在簡冊，這是人生最難得的，你要好好的保持你的功勞，千萬不要恃功而驕，須知「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」，你要堅定這個信念去做，前途光明無限，不然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，一朝失足，千古遺恨，那是最堪痛惜的事，這便是老夫對你的期望，你要勞勞記下，哈得明雖然聽不十分懂，但被周大人這番誠懇感召，心中也頗感動，唯唯聽命，最後周大人宣佈給假一個月休息。



有何需求，不妨運自稟請，哈得明答應幾個是字，遂即退下，周大人親送至簷下，目送哈得明轉過照壁，面部浮起一層微笑，只因期望過切，遂使來者全非，人心叵測，世事茫茫，任你聰明絕頂，也難猜個中真諦，後事請看四集。

(三集完)

---

---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著者 望素樓主

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 
電報掛號三一〇九九

發行人 劉彙臣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---

---

